洪承疇背明始末

李光濤

崇禎朝之洪承疇

第一章　未出關前之洪承疇——秦中功苦

第二章　出關後之洪承疇

（一）奴圍錦州

（二）催戰撓敗

（三）家主被執

（四）如此之死節

順治朝之洪承疇

第三章　家族及履歷

（一）家族

（二）履歷

第四章　洪承疇之招撫江南

（一）招徠叛黨

（二）首擒僞王

（三）協同大兵殲逆

（甲）金聲之死

（乙）黃道周之死

（丙）「開清第一功」

第五章　洪承疇之經略南疆

（一）未任經略前之南疆

（二）承疇之經略

（三）「大節有虧」

洪承疇一生行事，可分明崇禎清順治兩時期言之。其在崇禎朝，初則勦賊秦中，數載勞苦，功亦最著。闖將李自成之敗，僅領三百殘餘之衆，抱頭鼠竄，此時

之流賊，只須稍費一番搜捕，則自成可擒，中原之寇可平，而承疇亦將書名名臣之列。不幸清兵突京畿，承疇奉旨入援，旋又率兵出關，以當強敵，於是流賊之勢復熾，中原始不可救。至遼東之事，則因其受制於素不知兵之監軍張若麒，當時軍中，但知有張兵部，不知有洪總督，以致有松山之敗。清人嘗稱承疇平賊則有餘，守遼則不足，據張若麒掣肘之事觀之，則清人之言非確論也。後來力屈被俘降敵，雖不可恕，猶未爲清人效命，及隨順治入關以後，而晚節披猖，不堪置論矣。其順治十年以前之事姑不論，但就順治十年五月受命經略之日始，至順治十八年三月二十日回北京之日止。在此時期內，承疇爲清人統一中國，除滅永曆帝，可謂大有造於「清朝」矣。然承疇被俘之初，亦嘗誓死不屈，洪氏家人，且有「家主盡節松山」之奏，於是崇禎帝特降「洪承疇節烈彌篤」之旨。又親臨致祭，以旌忠烈。乃其後竟感於清主貂裘之賜，不覺爲之屈膝，且又面諛清主曰，「眞命世之主也」。據清人記載，太宗大悅，是日卽賞賜承疇無算。於是洪承疇又爲自誓之辭曰，「雖死亦無恨」。則其忽然變節，蓋卽自貂裘始矣，今謂以承疇者而竟惑於一貂裘，當不至此，然謂「漢恩自淺胡自深」，亦不足爲貳臣解脫也。茲先將關於「家主盡節松山」殘奏本，照錄於後，以見當時誤傳洪氏殉節之情節焉。奏本曰：

上缺家主離秦已四年，豫楚江北，勢如鼎沸，而西秦得獲安』寧，此[安]臣案底本作「安」字，兵部改「臣」，下同。家主秦中功苦，爲』皇上所』洞鑒，而中外所共知者也。彼時方將乘勝，東出潼關，合勦豫寇，』以底全績。乃因逆奴入犯，星馳入援，旋奉』簡命，總督薊遼。爾時何等時也？虜過之後，所在丘墟，兵皆潰餘，』什無六七，軍裝器械，種種全無。[安]臣家主抽練戰兵，更定營』制，招兵買馬，事事從頭整頓，薊門一帶，屹成勁旅。上年奴』圍錦州，卽日單騎出關，身逼敵壘，連營接戰，有進無退，誓』不與賊俱生，故將士用命，屢報捷音。遠邇咸謂自奴發難』二十餘年，未有如此戰守，此[安]臣家主薊遼功苦，爲』皇上所』□鑒，而中外所共知者也。去年八月，因輕戰撓潰，[安]臣家主坐困』松城，內乏糧糗，外杳救援，殺戰馬以飼軍，馬盡而軍多餓』斃，軍士皆感平日恩信聯結，忍饑苦守，以死爲期，毫無叛』志。乃逆將夏成德，見糧斷援絕，開門獻城，[安]臣家主被

執，義」不受辱，罵賊不屈，惟西向」庭闕叩頭，口稱」天王聖明，臣力已竭，願爲厲鬼殺賊等語。奴恨數年戰守，經碎」體而亡，從來死節之慘，就義之正，未有如[安]臣家主者也。至」天性清貞，一介不取，茹苦甘貧，始終如一。通籍二十七年，」合產業房屋，未滿三千金，大小僮僕，只十數人，身爲大臣，」而家如寒士。卽今盡節松山，[安]臣等隨任家人捌名，已亡其」四，茲讓送家主兩妾歸里，盤費不足，皆賴文武各官，憐其」清苦，量力資助，併變賣衣物，以充資斧，行李蕭條，無異尉」丞，此猶中外所共見聞，非[安]臣等敢有飾說也。所最苦者，七十雙親在堂，誰爲倚恃？十歲孤子在室，誰爲撫恤，有魂可」□□屍可裹，[安]臣等空哭而歸，老親幼子，不知當如何痛悲？」□□□□及此」□□□□□□□爲之淒其，我」

下缺

殘件首尾俱缺，今僅存三十行，每行二十四字，茲於每行末加」號以別之。其年月及人名雖不具，然亦約略可考，當是崇禎十五年二月松山陷沒之後，洪氏家人陳應安，據道路傳聞之辭，遽以入告，而兵部遂以此上奏，此其奏草也，故就應安原件，易安名爲臣。其後明帝設壇致祭，特頒諭旨，蓋亦本此。所以知爲陳應安者，洪氏入關後，由閩中搬移家屬奏中，有家人陳應安也。此所敍之事，曰「秦中功苦」，曰「奴圍錦州」，曰「輕戰撓潰」，曰「死節之慘」，凡此諸事，俱屬崇禎朝，可爲分敍如下。

崇禎朝之洪承疇

第一章　未出關前之洪承疇——「秦中功苦」

承疇善用兵，又官秦中久，自陝西參政，歷官至陝西三邊總督，凡十餘年，於兵情賊勢，籌之極熟，故其未出關前，惟以辦賊爲己任。明季北略卷十一記洪氏在秦中勤勞之狀云：

每逐賊，奔馳往還數十里，每在官舍，過門不入，士卒感其義，爭爲効死。於是當時有「洪兵」之稱，據同書卷十二，賊聞其至，輒他徙。以此制賊，則賊不足平。明清史料乙編簡稱乙編或甲編丙編葉八六二載崇禎十一年六月初八日兵科抄出陝

西三邊總督洪承疇題本，關於李自成之敗遁，謂爲數年未有之機會云：

闖將等賊，屢剿潰敗，已經節次報聞。臣以闖賊拚命越渡，勢已零落，急催總兵左光先於四月初七日，自景古城起行，率領副將馬科等官兵，由北路臨洮鞏昌，疾趨截殺。……左光先等統兵，初十日酉時自寧遠入山，黎明至馬場，卽各賊於本日早四五更起行，相離不過四五十里，若能緊襲闖將之尾，跟縱窮追，不過一兩日內，可以追及剿殺。乃光先已眞知闖將遠近向往，不能疾行趨利，徑謂賊已走遠，卽收兵紅川徽州，具稟請示，臣不勝駭異。夫闖將爲諸賊中元兇，僅領三百殘敗之衆，抱頭鼠竄，誠數年未有之機會。卽窮日夜之力，身先士卒，不顧性命，以擒斬此賊，亦是應得責任。無奈計算不到。追趕不緊，使元兇脫然遠逝，日前既不能成一股完功，將來尤必費兵力殄滅，光先何所辭責。

此時秦中之李自成，止須費一番搜勦，則寇事可竟。然以承疇東行，善後便成泡影，明史孫傳庭傳：

十月，京師戒嚴，召傳庭及承疇入衞，擢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總督盧象昇督諸鎭援軍，賜劍。當是時，傳庭提兵抵近郊，與楊嗣昌不協，又與中官高起潛忤，降旨切責，不得朝京師，承疇至，郊勞，且命陛見，傳庭不能無觖望。無何，嗣昌用承疇以爲薊督，欲盡留秦兵之入援者守薊遼。傳庭曰：秦軍不可留也，留則賊勢張，無益於邊，是代賊撤兵也，秦軍妻子俱在秦，兵日殺賊以爲利，久留於邊，非譁則逃，不復爲吾用，必爲賊用，是驅民使從賊也，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也。嗣昌不聽，傳庭爭之不能得，不勝鬱鬱，耳遂聾。

曰「代賊撤兵」，曰「兵日殺賊以爲利」，其後自成再起，卽因秦兵之勁銳，皆隨承疇東行之故。明史流賊傳：

既而自成衆至數十萬，杞縣諸生李巖爲之謀主，賊每以剽掠所獲，散濟飢民，故所至咸歸附之，其勢益熾。十四年正月，陷河南府，殺福王，是時羣盜輻輳，自成自稱闖王。二月，張獻忠陷襄陽，殺襄王，發銀十五萬，以賑飢民。三月朔，督師大學士楊嗣昌，以連失二郡，喪兩親藩，度不能免，遂

自盡，自是中原流賊，不可復制。

曰「中原流賊，不可復制」，卽「豫楚江北勢如鼎沸，而西秦得獲安寧」也。殘件內「秦中功苦」，卽此。

第二章　出關後之洪承疇

一　「奴圍錦州」

「奴圍錦州」，據明清史料及東華錄兩書，卽松錦之役。遼人呼是役爲「洪承疇跨海東征」見明季北略十八。此役最爲明朝致命傷，當清人蠢動之初，兵部卽於崇禎十四年三月十六日巳時接遼東巡撫丘民仰塘報曰：

> 本年三月初八日，據寧前兵備道僉事石鳳臺塘報：本月初七日酉時，據東協營中軍吳汝玠塘報：據大勝堡守堡劉夢德，接解回鄉一名劉登舉，係宣府人，審據登舉於崇禎十一年五月內，在地名楊家營被虜去，分與東夷，賣與耿武漢下部落，在舊遼陽住。于本年二月內，趕車運米，送至義州，一時思想故土，得便脫身，本月初一日酉時，從安寧墩進境。接獲兵丁王國安，解報到職。據此，理合連人呈解。等情，轉解到道。據此，該本道審得回鄉劉登舉供稱：於二月內，隨營趕車運糧來，不知糧數，不知車數，亦不知兵數，所來馬步夷兵甚多，每歇宿有三十餘處，大營小營，更難細數。又供說：親見車載大紅夷三十位，小礮亦難細數，又隨帶鍬鑼等項甚多，石總兵帶領，盡入義州城內，相隨叛將耿仲明孔有德尚可喜等衆，後邊四酋都來了。等情。

清人每次入犯，必令孔耿等同行。又石總兵卽石廷柱，明人通稱此輩爲遼人叛將。此輩生長中國，深悉明朝情形，所以最爲可畏。塘報內，「馬步齊至，紅夷鍬鑼，所帶甚多，」清人此來，實大舉也。王氏東華錄簡稱王錄崇德六年三月己卯條：

> 遣鄭親王濟爾哈朗武英郡王阿濟格貝勒多鐸郡王阿達禮貝勒羅洛宏等，往代睿親王多爾袞等圍錦州。

又己亥條：

> 命朝鮮總兵柳琳等，率兵往錦州，濟鄭親王濟爾哈朗軍。

朝鮮時爲清人所脅，故派總兵柳琳等，率兵助戰。然朝鮮之兵將，則因不忘明朝，

而以降清爲恥，雖臨陣作戰，或去丸盧放，或放礮不中。朝鮮實錄仁祖 簡稱仁錄 十九年卽崇禎十四年五月戊寅條：

領兵將柳琳到錦州衞，交戰時，星州軍金得平放礮不中，李士龍去丸盧放。監胡知之，甚怒，斬士龍，杖得平云。卷四十二葉十六

錦州情形，據崇禎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失名稟：

奴衆此番傾巢困錦，內打柵木，外挑濠塹，水洩不通，人影斷絕。松城與錦，相隔十八里，奴賊離錦五六里下營，卽近在松城左右，今錦城濠柵已成，奴衆精騎，盡遶松城，勢雖困錦，實乃伺松。乙編葉二九六

未幾，守錦蒙古兵謀降清，於是外城遂不守，王錄崇德六年三月辛丑條：

先是，濟爾哈朗等圍錦州，每面立八營，繞營俱掘深濠，壕邊修築垛口，兩旗中間，又掘長壕，近城設邏卒，哨探明援兵前隊，已至松山杏山。錦州城中蒙古，向邏卒呼曰：爾等圍困何益？我城中積粟，可支二三年，縱圍之，豈可得乎？邏卒曰：無論二三年，縱有四年之糧，至五年後，復何所食？蒙古聞之，皆驚恐，於是貝勒諾木齊吳巴什渾津清善山津古英塔布囊楚肯博博克泰昂阿代蘇巴達爾漢滿濟額參托濟布達習等，來降。遣二人持降書至，濟爾哈朗等議與約誓，二十七日夜，兵必前進。至是，遣使奏聞。

又壬寅條：

鄭親王濟爾哈朗等，以攻克錦州外城捷音至。先是，祖大壽聞吳巴什諾木齊等叛，遂整兵於日暮時至外城門，欲以計擒之，爲吳巴什等所覺，卽執兵器相迎，外城蒙古等，亦爭執兵器，既接戰，聲聞關外，濟爾哈朗阿濟格多鐸等，相繼至城下策應。關內蒙古縋繩城下，我兵陸續援繩而上，於城上吹角夾攻，明兵敗入內城，我兵遂皆入關，將城中蒙古男婦及一切器物，盡送義州。奏聞，上大悅，命八門擊鼓，召衆于篤恭殿宣捷。

時明朝援兵亦大至，據仁錄十九年七月丙戌條：

天將祖大壽與其弟入守錦州城，清人圍之。大壽自失羅城，疑蒙古之降者，使漢人監之，而蒙古之出城投虜者甚多。中朝發十萬兵，以七總兵領之，來救錦州。右眞王聞援兵大至，以我國礮手四百人爲先鋒，堅守南山，分其軍

爲二隊，一以防塔山之歸路，一以遮錦州之來路，作瓦家於陣中，以示久住之計。時我軍露宿已累朔，無不傷病，死者相繼。

援兵既至，檢洪承疇殘揭帖，乙編葉三二二 謂四月二十五日松山東西石門之戰，七鎮有血戰斬級之功。並云大同鎮山永東協分練鎮遼東團練鎮，各斬身穿蟒衣蟒褲領兵頭目首級各一顆。又云虜之拖屍負傷者亦甚多。殘揭乃詳敍此次實實血戰之功，原文甚長，凡數千字，不錄。又戰勝之報，遼撫亦有殘件曰：

乃錦圍三月未解，蓋以二十年來，未能與逆奴撲斫一陣，所以數月間，多方鼓舞，先作其氣，先壯其膽，今有此幾番戰勝，軍聲已振，解圍有望，目下惟候機緣一湊耳。乙編葉三六二

又崇禎十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失名自陳去春援遼功績殘本曰：

節次擒斬奴虜一千五百餘級，皆出萬死一生，心力頗爲竭盡。丁編葉六七四

又仁錄十九年十月庚戌條載：

柳琳還自錦州。上召見之，問曰：彼中形勢如何？琳對曰：清人圍住錦城，城方而長，周迴六十里，西北有大山，山東西大川夾流，入于海，南有烟臺，卽蒙古地方也，八王陣於其下，此乃清漢必爭之地，故天朝援兵，欲奪其山，清人知之，築城而守之，漢人連戰不利矣。援兵合十二萬，八總兵分領，連續出來，皆依松山結陣，其後自南山城外，大軍繼至，大張兵勢，掘壕築城而居。九王陣於漢陣之東，直衝漢陣，不利而退，清人兵馬，死傷甚多。

又九月庚辰條：

清人圍錦州，數與漢兵交戰，而漢兵尙強。九王請濟師於汗，汗使八王率騎赴之。清人疑我國礮手戰不力，露刃聳脅之，是役也，漢兵死亡甚多，而中礮者十居七八，漢人自此恨我國益深。汗聞援兵甚盛，自將而西，以龍骨大領三千兵先行。遂逼我世子大君同行，賓客崔惠吉輔德趙啓遠等從焉。時清人與漢兵相持，自春徂夏，清國大將三人降，二人戰死，汗聞之，憂憤嘔血，遂悉索瀋中人丁，西赴錦州，走回人乘時出來者頗多。

此云大將三人降，二人戰死，其人之姓名，姑不論，然如九王請濟師於汗一言，自

是當時之事實。至云汗憂憤嘔血，其事容無可疑。於是清主親統大軍以至。據清太宗實錄稿載：

崇德六年八月丁巳，上以明洪承疇等來援錦州，親統大軍往征之。壬戌，至松山，陳師於松山杏山之間，橫截大路立營。……上見松山城北乳峯崗，敵兵立一營乳峯山松山城之間，又步兵掘壕立七營，其馬兵駐於松山東西北三面，約敵騎兵四萬，步兵九萬，共號十三萬，領兵總督洪承疇巡撫丘民仰兵道張斗姚恭王之禎兵部郎中張若麒大同總兵王樸宣府總兵李輔明密雲總兵唐通薊州總兵白廣恩玉田總兵曹變蛟山海總兵馬科前屯衞總兵王廷臣寧遠總兵吳三桂副參遊守二百餘員。明國諸將，見上親率大兵環松山而營，大懼，一時文武各官，欲戰則力已不支，欲守松山，則糧已潰竭，遂合謀議遁。

清主親統大軍之事，當時寧前道石鳳臺塘報亦言之：

准督哨原任總兵署懷來總練事李輔明塘報：本年八月十九日，因賊奴新來四酋，親統精兵，從王寶山壯鎮臺寨兒山長嶺山劉喜屯向陰屯灰窰山至南海口等處下營，各處挖壕，斷絕松山要路。乙編葉三二七

塘報內，本年卽崇禎十四年。此時清人並以合戰之狀，誇示於朝鮮，據仁錄十九年九月辛卯條：

賓客崔惠吉馳啓曰：清人置陣於松山下，四面圍住，而蒙古兵又來陣於其傍，蓋欲久圍松山，以決勝敗。而漢人礮丸，或墜於世子大君幕次近處，故築土牆以避之。且清人以合戰之狀，書諸別紙以送，蓋其意欲誇示我國也。

此時朝鮮國情受制於清，明帝不察，尙有期與夾攻之勅。據仁錄十九年八月戊辰條：

先是朝廷潛遣僧獨步於天朝，具奏本國勢窮力竭，受制於清國之由。獨步還奉勅書而來，勅書中，有不錄前過期與夾攻之語。備局諸臣，或以爲不可不受，或以爲不受便，其事祕，人莫知。

又九月朔甲戌條：

漢舡二十餘艘，往來於椵島等處，朝廷慮有清人詰問之端，以嚴加防禁之意報瀋陽。

又癸未條：

備局啓曰：漢兵之出沒海島，殆近一月，若至糧盡，則不無卸下沿海之處劫掠倉穀之患？宜多聚軍兵，以示難近之形。又使解事譯人，備陳彼此無益之意，而沈演今當下去，惟在觀勢應變之，如何？上從之。其後密令監司鄭太和，給漢人糧饌。

舟師出海，明清史料亦多記載，此於當時事勢，實爲無益之舉。此際明帝，對於戰守，既無一定主意，而同時兵部尚書陳新甲，又欲以此次援遼之衆，作孤注一擲之計。其後明之致命傷，卽在於此。

二　催戰撓敗

明史陳新甲傳：

錦州被圍久，聲援斷絕，有卒逸出，傳祖大壽語，請以車營逼，毋輕戰。總督洪承疇，集兵數萬援之，亦未敢決戰。帝召新甲問策，新甲遣職方郎張若麒面商於承疇。若麒未返，新甲請分四道夾攻，承疇以兵分力弱，竟主持重以待，帝以爲然。而新甲堅執前議，若麒素狂譟，見諸軍稍有斬獲，謂圍可立解，密奏上聞。新甲徑貽書趣承疇，承疇激新甲言，又奉密勅，遂不敢主前議，若麒益趣諸將進兵，諸將八月次松山，爲清兵所破，大潰，士卒死亡數萬人，若麒自海道遁。

此次明兵之損失，據清實錄之記錄曰：上以出師大捷，撰爲勅諭，遣筆帖式察不害渾達等，賫報于盛京。其勅諭末一段，錄之如左：

計陸地各處斬殺敵兵五萬三千七百八十三名，獲馬七千四百四十四匹，駱駝六十六隻，盔甲九千三百四十六副，其赴海而死及馬匹盔甲以數萬計，自杏山南至塔山，沿海漂蕩，屍如雁鶩。上神謀奇略，破明兵一十三萬，至昏夜，我兵止誤傷八人，斷卒二人，餘無傷者。是時被圍於松山者，惟總督洪承疇巡撫丘民仰兵道張斗姚恭王之禎通判袁國棟朱廷樹同知張爲民嚴繼賢總兵王廷臣曹變蛟與祖大樂等，兵不過萬餘，城內糧絕，我兵復掘外壕困之。總兵吳三桂王樸白廣恩馬科李輔明唐通郎中張若麒等，各路潰竄，其餘將士，間有一二潛遁，未有成隊而出者。

此勅原件，載丙編第七十六頁。原件日期，爲崇德六年九月初三日，年月上用制誥之寶一顆。原件朱廷樹作朱廷棆，係宗室，張爲民作張威民。原件因缺字太多，故不採。

松山之敗，其時明人之報告如下：

> 崇禎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巳時，據寧前道石鳳臺塘報內稱……解圍救錦，聖旨嚴切，督師自八月初二日，連連衝戰，未能奏凱，不敢撤兵。豈料狡奴計生，挖壕包裹，督師急發馬步闖圍，以圖內外夾擊之計，而賊勢厚集，迎頭截斫，黑夜潰亂，少半傷亡。眼前光景，四總鎮尙無消耗，督撫司道，復坐困松山，內無糧草，外無援兵，封疆誠岌岌矣。乙編葉三二七

又九月十四日報稱：

> 松山自八月二十一日闖圍之後，奴營遍布，水洩不通，督撫在松許久，音耗寂然。本道屢差探聽，無路可入，□□兵丁王亮八拜二人，透圍得出，執有督師密札，語意催戰，蓋未知當日闖圍失策，大致潰決也。松山連日被攻，賴兵將合力，軍民一心，尙能保守，然米糧有限，主客聚食，三月之後，恐不可支？乙編葉三三一

又仁錄十九年九月甲午條：

> 大明兵與淸人戰，不利，騎兵走入松山堡，步兵乘船而走，寧遠杏塔之間，死者相屬。時祖大壽在錦州，被圍已累月，天朝大發兵出援，軍門洪承疇年少自用，不聽羣言，以致於敗。……是役也，我軍死者二十餘人，馬斃者十八九，所費糧餉三千三百餘石，火藥九百七十餘斤，鉛九五萬三千二百餘箇。

朝鮮人不知明廷有催戰之事，故曰洪承疇年少自用，以致於敗。當時明人因憤催戰失策，故頗爲不平，如崇禎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兵科抄出南京山西道御史米壽圖題請立斬致陷封疆巨賊一本云：

> 關外監軍光祿寺少卿張若麒，原屬刑曹，本不知兵。……督臣洪承疇，孤軍遠出，以當積強橫跳之虜，關外之存亡，神京之安危，決于一戰，此何等事？忠臣義士，心膽墮裂，自當虛心與督臣商酌，動出萬全，相機破賊，以

寧八城，以全十萬之兵，以抒聖明之慮。何乃賊臣若麒，攘臂奮袂，挾兵曹之勢，收督臣之權，縱心指揮，致使□□但知有張兵部，不知有□□督，而督臣始無可爲矣。夫朝廷以十萬付督臣者，以其能統三軍之事也……催戰必敗，三尺童子可知，若麒一味催戰，視國事如兒戲，驅死地如恐後，臣發其心，不過欲徼倖一擲，勝則攬功于己，敗則移罪于人，今必曰此督臣之罪矣，而身立是非之外，以享清卿之榮。嗟乎，關外八城，數十萬軍民之生命，竭天下物力所養練僅有之精銳，而賊臣若麒欲博功名，遂立喪之而不恤。……若麒坐陷封疆，得罪宗社，自當立斬，以謝天下。乙編葉三九七

又崇禎十四年十一月初五日……四川道試監察御史劉之勃題稱：

長安相傳，謂整兵援錦之時，首禍實實有人，風鶴潰決之際，倡逃實實有人。果如所言，則是弄重臣於掌股，輕疆場於一擲，可激之以邀功，可賣之以逃死，並可詆之以匿罪，人情天理，滅絕極矣。

又乙編三六〇葉載：

該臣看得祖澤溥此疏，蓋痛憤于松山八月二十一日夜潰之敗，而首請大彰法紀，以振肅將來。臣謂威福出自朝廷，聖明自有衡鑒。

洪承疇之率十三萬援兵，出關禦敵，原爲復仇之計，乃因輕輕一戰，不僅復仇未成，反使如許大兵，一旦瓦解，同歸于盡。所以當時羣起痛憤，執以爲言也。

三　「家主被執」

因催戰致敗，於是明帝又令督師死守，崇禎十四年九月初二日御批兵部題覆各鎮奉令闔圍一本云：

松山蕞爾，殊憂乏糧，督師宜竭力死守，遼撫宜乘機出圍，併城中留兵若干，糧草若干，既已差人往察，俟有確耗，另行具奏。其救援事宜，一面調劉應國水師八千，揚帆松杏海口，或乘夜暗渡松山，以壯聲援，一面責成吳三桂與白廣恩李輔明收拾餘兵，聯絡杏塔，以圖再進。乙編葉三二七

此旨之後，更有徐圖大舉之旨，乙編三六一葉載失名密奏稿：

奏爲密奏事。炤得本年八月二十一日兵潰，督撫鎮被困松山，隨該臣于八月二十八日具題，請頒密旨，付李輔明下差官魯清賫赴松山，□因。□□九

日，奉聖旨：□□固已失策，若全城保境，徐圖大舉，亦仍爲失中之得，洪承疇著保全松□，以守爲戰，丘民仰急回寧遠，保全七城，以戰爲守。俱依議。該部卽速行傳飭，欽此。

曰「徐圖大舉」，曰「以守爲戰」據乙編第四本試舉數條于後：

三三八葉載崇禎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兵部爲遵旨密奏云：

以今日兵力言，吳三桂兵一萬，內有馬僅五千匹，白廣恩兵五千，內有馬僅二千五百匹，李輔明兵五千，內有馬僅七百餘匹，此見在可以調度者。關門馬科兵一萬，據報止六千五百，馬止二千四百，陽懷通保兵一萬，此皆未經調到者。卽盡數調到，合計兵力，不過如此。今且自錦而松而杏，沿海偪地，莫非虜營，兵力虜勢，兩兩相揆，衆寡強弱，差數可覩。

三三六葉載聖旨云：

圍城望救甚切，已有屢旨剿援，乃至今未發一兵，未通一信，撫鎭道將，料理何事？本內託名持重，以爲逗遛，殊中情弊，其急圖解圍實著，不得觀望規卸。

三三五葉載吏科給事中沈迅題：

我皇上總攬羣策，朝上夕下，天諭無一不切中，明綸無日不森嚴。然內而有司庶府，何以未覩森切之成，外而省直腹邊，何以未見森切之效，此無他，未嘗行耳。所司不以力行爲盡職，而以題覆爲盡職，不論是何條奏，但一題覆，卽爲了事，當日具文，而當日已忘之矣。夫每一上諭，不知費皇上幾許睿思？每一明旨，不知費皇上幾許鑒裁？乃止供內外之套塞可乎？

又云：

且如救錦一事，若取中外諸臣奇正舟車自問自答之議，彙爲一書，俾後人觀之，雖孫吳復生，何以過之。然究竟何曾實行一事，則究竟何曾分毫濟急，議來□□，□往文迴，止足漏洩機密，助賊之狡耳。

三二八葉載崇禎十四年九月初二日據寧前道石鳳臺密稟：

錦松杏孽奴，重重圍困，亟不能解，錢糧匱詘，智勇難施，督撫在圍，必不能出，必不肯出，兵馬器械，消耗者約十分之七。

三三六葉載兵部爲圍城不能久待題云：

連日據寧遠塘報：松山每丁五日放米二碗，銀六分，每米二碗，賣錢六十文。又稱步兵闖圍，殺傷甚多而返。此二萬士卒，非餓死，則殺死。計此時錦松生靈，慘動天地，豈能待我之聚伍緩頰，發單繳單耶？

三三五葉載崇禎十四年十月十三日兵科抄出大同總兵王樸題本：

狡奴傾巢而來，垜壕□□，八月二十一日，督臣遣臣等殺出重圍就糧時，察得在松本色，不足供官兵二日之用，詢之道廳，自七月二十九日起，至八月十八日止，通共運過松山糧料三萬八千四十餘石。以見在松山官兵馬匹糧料計之，日費糧料三千石，官兵住松二十日，卽正數尙且不足，則松山之積儲有無，又不察可知矣。

三三七葉載崇禎十五年正月三十日兵部題稿：

原任寧夏總兵祖大弼標下參謀官汪鎭東奏稱：臣在遼數載，一切地勢險隘，與兵將勇怯，洞如觀火，而一腔熱血，誓不肯甘瀝松城，寧爲我皇上灑諸封域。臣於十一月二十四日，自松而來。見奴穴地爲壕，壕上有樁，樁上有繩，繩上有鈴，鈴邊有犬，其狡已極。今因雪深，奴賊防守稍疎，臣捨身冒險，晝伏夜行，二十六日，始至寧遠，將奴勢情形，已陳于撫樞諸臣，力言進兵，諸臣尙在猶豫。……目今遼東雪深數尺，奴俱退歸義州休息，有守壕者，不過數千人而已。當亟趁此時勢，設其制勝，一鼓前進，不數日，而松錦之圍可解。若延至春融，奴必傾巢而來，惟有坐以待斃矣。

又云：

松錦久圍，皇上發帑金以贖死士，終不能通一消息。今汪鎭東乘賊疎防，透圍而出，輸告情形，以五款條進。……臣親扣鎭東圍中消息，據供：舊督撫鎭如洪承疇丘民仰曹變蛟王廷臣等，無不竭力死守，如兵士每日食米一碗，督撫鎭亦每日食米一碗，城中糧米，尙可支撐到三四月，惟望大兵速至，以救倒懸。

此外，崇禎十四年十月十五日……兵科給事中張縉彥有一題本稱：

臣於初八日從樞臣後至中府，聽兵部會議禦奴之策，大端以息兵爲言。臣謂

息兵與解圍，非二事也，圍解則兵自息，兵息則國用自裕，如不事解圍，而遽言息兵，將松錦淪而五城亦震，五城危而關門孤懸，卽兵盡九邊，餉竭海內，豈有解甲停戈之日哉？

凡上所舉各條，足徵當時援遼之局「戰旣不可，守亦不能」。所以遼撫葉廷桂曰：「逆奴狡黠無似，自我師潰後，彼將目無三城，正恐我誤彼，而彼不爲我誤，我緩彼，而彼不爲我緩。」又三三六葉有曰：「我欲息，而奴不肯息。」故淸人石廷柱於此，極爲明白，其奏淸主曰：援遼之局一破，我皇上無西顧之憂矣。翌年二月辛酉，松山卒爲淸人攻入。其破陷經過，茲據王錄，錄其全文如左：

肅王豪格等奏：松山副將夏成德密遣人來言：爾兵可於我守禦處，乘夜竪梯登城，我在內接應，以其子夏舒爲質。十八日夜，於城南竪梯，阿山旗下班布里何洛會旗下羅洛科先登，衆繼之，我兵於城上巡邏。次早，夏成德部卒，別聚一處，挨敵兵殺之，生擒總督洪承疇巡撫丘民仰總兵王廷臣曹變蛟祖大樂遊擊祖大名祖大成總兵白廣恩之子白良弼等，殲其兵道一，副將十，遊擊都司守備紅旗千總把總等官百餘，兵三千六十三名，夏成德部下男婦幼稚共一千八百六十三名，又俘獲婦女幼稚共一千二百四十九口，甲冑弓矢撒袋共一萬五千有奇，大小紅衣礮鳥槍共三千二百七三，並籍金珠銀兩段匹十衣服皮張等細數以聞。

松山失後，錦州亦相繼告陷，據丙編第一本松錦記事殘件三月己卯條：

額爾克圖等，以錦州歸降捷音至。先是，崇德六年三月，大兵圍困錦州，至次年三月初八日，城內糧盡，人相食，戰守計窮，祖大壽率衆官出城，至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多羅睿郡王多爾袞軍前，叩首來降。

同書同月癸酉，承疇等，以淸主之命至盛京：

上遣席額查塔鍾古商吉圖等，往諭圍松山多羅郡王豪格多羅郡王阿達禮多羅貝勒多鐸等曰：松山所獲總督洪承疇總兵祖大壽之弟祖大樂，可送入盛京，巡撫丘民仰總兵王廷臣曹變蛟，可處死，祖大名祖大成，放入錦州。

承疇至盛京之初情形如下：

汲修主人 禮親王 談太宗襟度有曰：松山旣破，擒洪文襄 承疇，洪感明帝之

遇，誓死不屈，日夜蓬頭跣足，罵言不休，太宗乃命諸文臣勸勉之，洪一語不答。太宗乃親至洪之館，解貂裘而與之服，徐曰：先生得無冷乎？洪茫然，視太宗良久，歎曰：眞命世之主也，因叩頭請降。太宗大悅，卽日賞賚無算，陳百戲作賀。諸將皆不悅曰：洪承疇僅一羈囚，何待之重乎？太宗曰：吾儕所以櫛風沐雨者，究竟欲何爲乎？衆曰：欲得中原耳。太宗笑曰：譬之行者，君等皆瞽目，今得一引路者，吾安得不樂？衆乃服。清朝全史上二葉五四

此時清人張存仁謂承疇既倖得生，必思見用，據王錄崇德七年四月庚子朔條：

都察院參政張存仁奏：松錦既破，洪承疇……已爲我擒。竊思承疇歡然倖生，是能審天時，達時務，仰慕皇上爲有福眞主。……臣以爲承疇雖非挺身投順，既倖得生，必思見用，我國宜令其剃頭，在官任使。況伊身係書生，養在我國，不過如虎羣一羊，縱之何能，禁之何用，養之不能薄者此也。

此謂養之不能薄，惟漢奸知之最深。此後承疇卽爲清人高官厚爵所縻，而甘心叛國矣。同書載，五月癸酉日，命承疇等朝見：

上御崇政殿，洪承疇跪大清門外請罪，奏云：臣係明國主帥，將兵十三萬來松山，援錦州，曾經數戰，聖駕一至，衆兵敗歿，臣被困松山，城破被擒，自分應死，蒙皇上不殺而恩養之，今令朝見，臣知罪，不敢遽入，所以先陳罪狀，其許入否？伏候定奪。上諭曰：洪承疇所陳，誠是。但彼時與我兵交戰，各爲其主，朕豈介意，朕所以養爾者，以殺敗十三萬明兵，與得松錦諸城，皆天也，天道好生，養人斯合天道，朕今活爾，爾但念撫育之恩，盡心以事朕。昔陣前獲張春，亦曾養之，彼不能爲明死節，又不能効力事朕，一無所成而死，爾愼勿如彼之用心也。……於是洪承疇及新降各官，入大清門，於崇政殿前朝見，禮畢。上召洪承疇……入殿內，命坐於左側，賜茶。問承疇曰：朕觀爾明主，宗室被俘，置若罔聞，至將帥率兵死戰，或陣前被擒，或勢窮降服，必誅其妻子，否則沒入爲奴者，何故？此舊例乎？抑新制乎？承疇對曰：昔無此例，今因文臣衆多，各陳所見，以聞於上，遂致如此。上曰：今日之文臣固衆，昔日之文臣亦豈少耶？特今君闇臣蔽，故多枉

殺。似此死戰被擒，勢蹙歸降之輩，豈可戮彼妻子，卽其身在敵國，可以財帛贖而得之，亦所當爲，而況坐妻子以死流之罪乎？其無辜亦甚矣。洪承疇垂涕叩首曰：皇上此諭，實至仁之言也。上命承疇等出，坐於大清門外……上還宮，命宴承疇等於崇政殿，宴畢，命大學士希福等諭曰：朕因關雎宮敏惠恭和元妃之喪未過期，故未服視朝衣冠，躬親賜宴，爾等愼勿介意。承疇等叩首曰：聖諭優異，臣等何以克當，雖死亦無恨矣。

張春因不肯屈降，故曰一無所成，承疇此時，則因歡然倖生，故曰雖死亦無恨矣。後來承疇任經略時，以望七老翁，病不辭，老不辭，甚至雙目失明亦不辭，必覆南明而後已，卽此聖諭優異一念誤之也。

四　如此之「死節」

松錦之役，最痛心者，卽四月初一日，洪承疇正歡然倖生於盛京，五月癸酉日，更朝見清主，且誓以雖死亦無恨矣，當是時也，崇禎帝乃一再下旨，謂洪承疇節烈彌篤，速與優旌。此一再旨意，據乙編，錄出於左：

三九八葉載崇禎十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兵部行稿云：

兵部爲旌卹忠烈之臣，以維大義，而鼓人心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稱，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廣西道試監察御史成友謙題前事。等因。移咨到部。送司。察得錦城失守情形，于崇禎十五年四月十一日，據遼東總兵吳三桂塘報爲接獲回鄉事內稱，據來鄉郭友庫供稱：友庫在錦州，聞得奴賊說，松山城內，有夏將官投順，二月十八日夜，引奴進城，奴將東協祖副將帶有門下二十餘人，同曹總兵王總兵帶在錦州城北無極王營盤內，將曹王二鎮幷東協帶來人役殺死，又聞丘撫院亦被殺死，但不知殺在何處？止留下東協幷洪督師，有洪督師要死，奴賊又不殺。洪督師每日朝西南叩拜，奴說不知是呪我是怎麼？亦殺無極王營盤內。洪督師臨砍時，只求速死。其松山大小官兒，俱被斫死，城中兵民，亦都殺了。

又四月十二日聖旨云：

錦城不守，奴氛屠慘情形，眞堪憤痛。其松城撫鎮，義殉可憫，洪承疇節烈彌篤，卽著該督鎮再一確察，速與優旌，以慰幽忠。

又四〇九葉載崇禎十五年六月十一日兵部爲亟催喫緊欽件事行稿云：

案炤薊遼總督洪承疇死難一事，該本部先奉有洪承疇節烈彌篤，卽著督鎭再一確察，速與優旌，以慰幽忠之旨。卽行察去後。四月二十七日，又准禮部咨，爲旌卹忠烈之臣，以維大義等事。等因。移會到部。復行催去後，迄今仍未見察覆，事關喫緊欽件。再難需待，相應亟催。等因。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劄咨遼督煩爲查照。劄吳三桂遵照 先今事理，希速將洪承疇 丘民仰等死難緣由，確察覆部，以便會覆吏禮二部議卹，萬勿再遲施行。

又墨批：何不催丘民仰？

喫緊欽件，只以洪承疇之死難爲重，曰「節烈彌篤」，曰「速與優旌」，皆爲洪承疇而言。其「丘民仰等」四小字，係據墨批所加入。至於家主死節之慘一殘件，以亟催喫緊欽件之情節言之，則是殘件之進奏帝前，當爲六月十一日以後之事。未幾，賜祭，建祠。又未幾，聞承疇降，乃止。

松山圍久食盡，督師范志完 虞城人 不能救。及陷，帝論諸逃將罪，誅王樸，鐫吳三桂三秩。時諸將多擁厚貲，賂權要，故樸以下皆獲宥。時敗書聞，或傳承疇已死，帝驚悼甚，詔設壇都城，賜承疇祭十六，民仰六。尋命建祠都城外，承疇民仰幷列，將親臨奠，已聞承疇降，乃止見通鑑輯覽卷一一五葉九。其乃止之時期，參❶ 大兵鹵承疇去，承疇愛將曹變蛟，從至淩河，謂承疇曰：可以死矣。承疇不死，變蛟乃扼吭而死。變蛟西人，文詔姪也，驍勇，能臂上過車，在關西殺賊有功，爲承疇所親愛，常與人博，以乘馬償所負，承疇爲贖還之。城中聞承疇敗，皆喪氣，大壽自刎，衆救止，某王曰：若以城下，予不若仇也。及開門，待大壽如初。明遺民李介立天香閣隨筆卷一

洪承疇福建子也，始辦賊，頗有功，繼撤以備邊，松山不守，其中軍大鎭曹

❶ 「乃止」時期，似最少於洪氏被俘之後，又經過年餘之久，因乙編葉五六三所載崇禎十六年四月二日兵部行「遼東巡撫黎玉田咨」稿，對於督師之存亡，猶有未敢懸擬之言。可見明帝待洪氏不薄，可見當時明朝君臣上下之於洪氏，又皆鄭然以忠烈期之。未敢懸擬之記事有云：「但察近日來鄉，屢據口供，倘云洪督師被奴酋拘繫於別室。」又云：「雖來鄉口供互異，未足爲信？而督師存亡，本院亦未敢懸擬也？」其或終明之世，洪之存亡未爲定論，故妻子得安居耶？

變蛟，拔佩刀自刎於承疇前，旗鼓王廷臣繼之，以承疇明大節，必死義也。洪僕走京師，上書言承疇殉難始末甚詳。先帝震悼痛哭，贈卹有加，命設壇朝天宮前，將親祭，以示激勸。有臺臣言其家人偏詞，恐不足信？姑緩以待確報。而孰知承疇竟不死？大負先帝意，且負曹王二公也。明遺民張怡謏聞續筆卷二

子霖言：北都正陽門，西月城中有關壯繆廟，東月城有觀音大士廟，其觀音廟，崇禎中勅建，以祀經略洪承疇，而配祀關壯繆者也。後知洪生降，改祠大士焉。劉獻廷廣陽雜記卷二

曹變蛟等本君子愛人以德之義，故勸承疇死，蓋謂以堂堂中國之總督，義不可受辱，一死，則俎豆千秋，此實人生難得之遭逢。黃道周有言：「忍一刻，卽千秋矣。」卽此意也。乃洪氏竟不死，於是始遺臭至今。不意百餘年後，洪氏同鄉梁章鉅，本鄉里之私，至爲許多不經之言，謂洪氏「實有古今人不能及者，宜其自惜其身。」謬妄之極，姑摘其末段如左：

吾閩各郡，在京皆有會館，泉漳兩會館，本是合一，鄉誼最暱。自國初洪文襄公入相後，公以南安籍，專拜泉館同鄉，而漳館人，遂不通謁。彼時泉館，無論京宦公車，無不所求輒遂，攸往咸宜，而漳館大有集枯之感。一日，館中五六輩相與私議曰：洪閣老雖不我顧，究竟不是別鄉人，我輩一概不往修賀，毋亦於鄉誼有關？今泉館人皆欣欣向榮，且有慫恿我輩先施者，姑盡吾禮可乎？衆以爲然。遂於次日，率同往謁。閽人傳命曰：既係同鄉，亟應請見，但公事實難擺脫，稍暇卽當出城謝步耳。越日，卽有軍官來報曰：中堂準於明日出城，到漳館天后神座前拈香。於是五六輩者，飭館役潔整神龕，洒掃庭院，具茶以待。屆時，又有軍官飛報曰：中堂已出前門矣。漳館時在冰窖衚衕，距大街不遠，於是五六輩者，皆具衣冠，步出大街，肅迎，各於輿前一揖，公在輿中一拱，而輿已飛過。人馬喧騰之際，五六輩者，竭蹶步隨，肅入館門，見公拈香已畢，請諸位登堂敍話，則見鋪陳燦爛，燈彩輝煌，地罽堆花，茶香撲鼻，皆耳目所未經。公數語寒暄畢，卽起登輿。五六輩者，又急出街口，肅送畢，徐步而回，則依然舊日門庭，適所

見者，全無蹤跡，惟神座前，兩行條蠟，一炷藏香而已。於是同人皆惘惘相對曰：頃莫非一夢否？呼館役詢之，亦曰：我隨諸位，往復迎送，且茫不知前後之何以改觀也？既各歸房解衣，則各臥牀中，皆安設元寶庫銀一個云。按，此龍溪李述堂太守威所述。嗚呼，公之幹略，卽此可覘其概，蓋實有古今人所不能及者，宜其自惜其身，以不枉其才也。歸田瑣記卷四

此事頗類小說家言，本不足信。卽使其說不誣，亦不過炫駭流俗而已，何足爲其幹略之徵？揆梁氏之意，必以承疇屈身異族，使明室子孫靡有孑遺，而後始爲不枉其才。此清人屢代豢養下腐儒之論。彼徒知感戴新主之高厚，而忘却民族之深仇。二千年儒家垂訓，最重氣節，春秋大義，尤嫉異族。當時錢謙益名滿天下，生平又無大惡，只因欠一死，猶不免爲人唾罵。至若洪承疇力屈被俘，腆顏事仇，更招邀降人假以利祿，爵分餘財舉以活人，必使亡明孑遺盡屬寡廉鮮恥之徒，然後率以反噬宗國，其罪如何可恕。

順治朝之洪承疇

第三章　家族及履歷

一　家族

當洪承疇力屈俘降之日，因清主忽然道及：

朕觀爾明主……勢窮降服，必誅其妻子。

此當時之虐政亦承疇所親見而熟知者，舉例言之，順治九年八月十五日陝西三邊總督孟喬芳奏本云：

臣原籍永平府東勝衞，蒙先帝豢養之恩，破格錄用，以至今日，雖肝腦塗地，未足以仰報皇上於萬一也。但臣之族親，因臣被累，誅殺以死者甚多，其餘逃匿他方。

按孟喬芳嘗自稱永平新臣，蓋於崇禎二年己巳之役，投降金人。崇禎帝之誅殺其族親，卽爲此。此不過其一例，當時類此之事舉不勝書。在清主之意，以爲承疇眷屬必爲崇禎帝誅夷殆盡，故承疇聞之至於垂涕叩首。孰知崇禎帝之於承疇特沛施其族親之在籍者，皆安全無恙。據甲編葉五〇九載順治四年七月初十日洪氏揭：

職上年十二月內，奏爲恭報微臣接取福建家口等事。順治四年二月內，奉聖旨，覽卿奏，迎親侍養，朕知道了。該部知道。欽此。又今四年二月內，職奏爲恭報微臣原籍親屬先到江寧事。維時職弟男子姪，先到江寧驚聞父喪，職母在家，尙未得到江寧。三月內，奉聖旨，朕知道了。欽此。職母傅氏，今年七十有五，職深以不及早奉養爲懼。今六月二十八日，職有差人唐士傑自福建家中回報，職母五月內，家中起行，已過蘇州，果於七月初四日，到江寧，進職署中。職見職母，年已望八，氣血衰弱，職母見職，右目全翳，髮白體瘦，不覺相對悲泣。已而職母子回思，此番得重相見，皆古來未有之奇逢，自非太宗皇帝生全職身，皇上聖恩，暨皇叔父攝政王睿慈，簡用職身，職何由得到江南，與職母重相見耶？職父既遺恨於終天，職母猶得奉迎以侍養，職頂戴天恩，卽捐此頂踵，猶未足圖報萬一矣。職謹同職母，望闕叩頭謝恩，謹具疏報聞。職無任瞻天仰聖激切感戴之至。

又廣陽雜記卷一，有記洪母一則：

洪經略入都後，其太夫人猶在也，自閩迎入京。太夫人見經略，大怒罵，以杖擊之，數其不死之罪曰：汝迎我來，將使我爲旂下老婢耶？我打死汝，爲天下除害。經略急走，得免。太夫人卽買舟南歸。

今按野史傳聞，本難遽信，然觀後文引福建巡撫揭帖，在承疇奉母入都後五年 順治九年，其母死於福建，則此節「太夫人卽買舟南歸」一語，未必非信史矣。承疇孤負母教，流傳人口，足徵清初之士論也。再論前條所引承疇揭帖關於「驚聞父喪」之事，先是承疇順治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另有一揭曰：

職原籍福建泉州府，有家人陳應安，隨職弟職子赴江南，二月二十日，先到職衙內，職面問家中信息，驚聞父在家病久，於癸未年九月二十七日，卒於正寢，職一聞，哀痛欲絕。竊念癸未年之九月，乃職受皇上豢養於盛京之日，職父病有年，既不能侍湯藥於左右，父沒又不能盡號哭於喪次，不可爲子，豈可爲人？又職前往都中，後移江南，原籍福建，寸札不通，及身任江南大事，遂不敢顧及私家，至今三年有半，乃得聞父訃音。職於私衙，朝夕哀哭，不能爲生，方寸已亂，精神昏瞶，身服衰絰，不敢理江南重事。惟念

三年守制，實人子之至情，尤天下之通誼，伏乞皇上聖恩，皇叔父攝政王睿慈，俯准職回京守制，終喪三年，得伸哀慕之誠，稍盡子道於萬一，自茲職有生之日，皆頂戴皇恩之日。北京大學洪承疇章奏文册彙輯葉五。下文引用，簡稱洪册。

癸未年九月，即崇禎十五年之九月，清崇德八年。是年八月，清太宗卒，子福臨立，是爲順治帝，故承疇云，癸未年之九月，乃職受皇上豢養於盛京之日。又揭內謂「陳應安」曰「家人」，此可以首節家主死難殘件證之。殘件內，曰「家主」，曰「安等」，又曰「護送家主兩妾歸里」，家主即洪承疇，歸里即歸福建。揭帖內，則曰，「原籍福建，有家人陳應安，隨職弟職子赴江南。」以此言之，是安等自回福建之後，而此時則又方自福建來江南，故安等之即陳應安等，其人其事，皆無可疑。又後來承疇之母死，曾奉旨祭葬，順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福建巡撫宜永貴揭帖奏銷順治九年分閩省應解工部錢糧內有一項開支曰：

又奉文支送內院洪原空二字母傅氏奉旨祭葬夫價銀伍百兩。

又承疇兩妾之外，又有兩妻，曰劉氏李氏。順治二年三月，洪承疇咨吏部文，有「妻劉氏」一言，其於李氏，則曰結髮妻。順治失年洪氏有一奏本，請搬取結髮妻李氏併子媳林氏來京。奏曰：

竊照臣母臣胞弟臣親子，俱見在都中。惟臣結髮妻李氏，臣子婦林氏，尚在福建原籍。臣在江南，搬取二次，爲路阻未得前來，上年八月間，王師抵泉州府，臣家眷在城內，圍困已極，幸俱保全。臣之身家，蒙聖恩生全豢養，止應搬取家眷赴京，萬無將妻子仍回南住之理。臣結髮妻不可離臣，臣子又必不能離其母，亦不能離伊婦，骨肉分寄兩地，萬難爲情，臣又不敢差家人遠回原籍。上年十二月內，有福建賫本差官之便，臣已備寄家書，□取臣妻及臣子婦，定於本年四月初間，從家中起身，伍月初旬，到杭州，水路可直抵京師，計肆千餘里，途程遠而臣力薄，臣敢叩懇皇父攝政王睿慈，勅下兵

部，給臣夫馬船隻勘合壹道，給沿途防護牌壹張，臣于三月初旬，差家人賫至杭州，等候護行，可保無虞。

硃批云：

皇父攝政王旨，是。卿妻併子婦眷屬，卽宜搬取來京。所請勘合等項，俱准給。兵部知道。丙編葉一三〇

洪氏之族親，理應誅殺，而不誅殺，此皆崇禎帝生全之恩。又承疇子士銘，順治十二年二甲進士，其年十月十四日洪氏揭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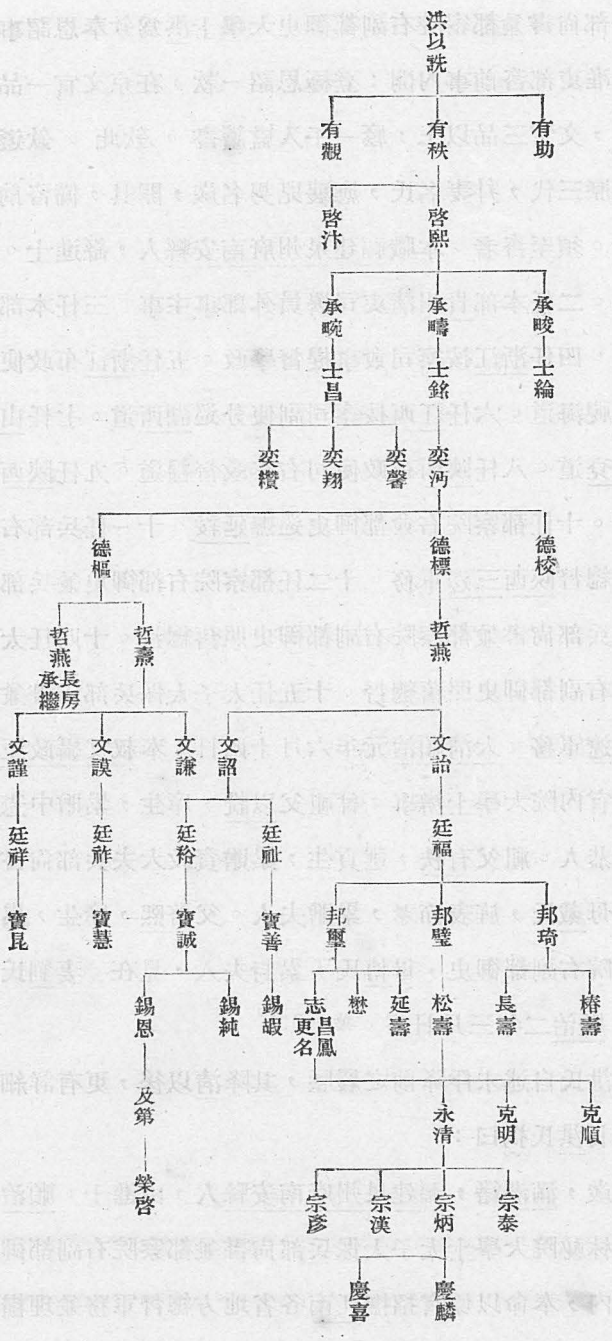
職於順治十二年十月初八日，接九月初六日邸報，內吏部一本，爲欽奉上諭事。八月二十一日，奉上諭，諭吏部：前選庶吉士，因烏眞超哈進士，久在旗下，已經習學滿洲規矩，不必與選。二甲進士洪士銘，亦照此例，應選知州，念係經略輔臣洪承疇之子，著以京官用。……察照應得職銜選授，特諭。欽此。該臣部查得洪士銘，係二甲三十名進士……如以詞臣用，洪士銘應授編修。……如以京職別衙門用，洪士銘應授主事。……恭候上裁。等因。奉旨，洪士銘著以主事用。……欽此。欽遵。職捧讀未竟，不勝惶悚，不勝感激，隨於本衙門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甲編葉五五一

又順治十二年登科錄，北平圖書館藏有刻本一本，曩於北平親見之，新城王漁洋，與士銘同科。

順治乙未科，予舉南宮之歲，洪士銘以經略輔臣文襄公子，世祖特旨留部，又特旨以京堂內陞，洪以儀制郎中遷太常少卿，遷太常卿。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三

士銘爲承疇獨子，士銘生奕沔，亦獨子，洪氏之不絕，蓋亦僅矣。然此實又崇禎帝之賜。吾人於承疇眷屬所以縷述如是者，以見承疇不但名節有虧，亦大有負於崇禎帝也。

附洪氏世系表歷史博物館據洪氏家譜，見中央研究院民國二十年度總報告



二　履歷

承疇履歷，據其自述，見於丙編者，凡兩件，悉照錄之，以供參考。其一咨吏部曰：

內院太子太保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學士洪爲欽奉恩詔事。順治元年十月初十日，准吏部咨前事內開：登極恩詔一款，在京文官一品至九品，俱給與應得誥勅，文官三品以上，廕一子入監讀書。欽此。欽遵。備咨到院。合將本職履歷三代，幷妻名氏，應襲兒男名歲，開具，備咨前去，煩爲查照，題請施行。須至咨者。本職福建泉州府南安縣人，繇進士。初任刑部江西淸吏司主事。二任本部貴州淸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三任本部雲南淸吏司署郎中事主事。四任浙江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政。五任浙江布政使司右參議兼按察司僉事巡視海道。六任江西按察司副使分巡湖西道。七任山東布政使司右參政分守東兗道。八任陝西布政使司右參政督糧道。九任陝西按察司按察使照舊督糧道。十任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十一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十二任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照舊總督。十三任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照舊總督。十四任太子太保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照舊總督。十五任太子太保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薊遼軍務。大淸順治元年六月十四日，奉叔父攝政王令旨，奏奉聖旨，著以原官內院大學士辦事。曾祖父以詵，庠生，累贈中憲大夫，曾祖母林氏，累贈恭人。祖父有秩，選貢生，累贈資政大夫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母戴氏，旌表節孝，累贈夫人。父啓熙，庠生，累封資政大夫兵部尙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母傅氏，累封夫人，見在。妻劉氏。應廕子原略。右咨吏部。順治二年三月日咨。葉一〇二

咨內初任至十五任，皆洪氏自述未俘降前之履歷，其降淸以後，更有詳細之履歷，順治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洪氏揭曰：

職承疇年六十四歲，滿洲籍，福建泉州府南安縣人，由進士。順治元年六月內，奉命授內翰林祕院大學士太子太保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辦事。順治二年閏陸月內，奉命以原官招撫江南各省地方總督軍務兼理糧餉。順治肆年拾貳月內，奉命准交代回京調理。伍年伍月內，奉命准復入內院辦事。順治陸年拾月內，奉恩詔加授少傅兼太子太傅。順治捌年貳月內，奉命以大學士兼管都察院右都御史事。本年肆月貳拾壹日，奉旨提問。本年伍月貳拾

叁日，奉旨免罪，仍以原官內院辦事。本年陸月內，疏請辭都察院事，奉旨准辭，仍以祕書院大學士內院辦事。本年捌月內，奉恩詔加授少師兼太子太師。本年玖月內，疏請歸入牛彔下當差，戶部覆疏，本年拾月內，奉旨准歸鑲黃旗牛彔管應祖下當差。順治九年正月初肆日，奉旨提問，本月初七日，奉旨免罪，仍以原官內院辦事。本年拾貳月內，奉旨改弘文院大學士掌印。順治拾年叁月內，疏請辭弘文院印務，本月內，奉旨准辭印務，以原官改國史院大學士。本年伍月貳拾伍日，奉命加授太保兼太子太師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經略湖廣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處總督軍務兼理糧餉。本年閏陸月拾伍日，陛辭出京。本年捌月內，奉命經略湖廣江西廣西雲南貴州，改給勅印。本年拾壹月初拾日，武昌到任。順治拾壹年叁月拾貳日，到湖南長沙府駐劄。葉一六〇

揭內疏請歸入牛彔下當差一事，有順治八年十月初一日戶部題內院大學士洪承疇披陳下情奏本曰：

臣松錦之役，原是罪應萬死之身，蒙太宗文皇帝不殺隆恩，豢養優遇。又蒙皇上破格任用，官祿過厚，臣雖捐此頂踵，不足圖報。但臣隸在鑲黃旗下，業已捌年，俱有欽賜房屋田地壯丁，向來未知滿洲事例，未敢請命撥入牛彔下，無地可以自效。臣受皇上天恩，實同舊臣之列，乃披甲當差，尙未附舊臣之後，寢食魂夢，不敢自安。伏乞聖恩：准臣入鑲黃旗烏金綽哈固山牛彔下，使臣得照例當差，不特臣一身竭犬馬之報，臣世世子孫，皆沐皇恩於無窮矣。丙編葉一三一

由「官祿過厚」一言，更可看出承疇後來老病衰朽猶不肯退休之故，富貴功名之念老而彌篤也。再觀其「披甲當差」，未附舊臣之後，而至於寢食夢魂不自安，則其甘心爲漢奸之情，眞無所容遁矣。此時承疇尙未披甲當差，亦卽尙未能爲虎作倀也。

又廣陽雜記卷一：

洪承疇經略滇黔，兵餉之外，歲給銀五萬兩，以供其用。

此爲承疇爲虎作倀之時，更有銀五萬兩以供其用，承疇於是遂盡其殺害忠良之能事，以爲報稱矣。

第四章　洪承疇之招撫江南

洪氏招撫江南之役，自順治二年閏六月任事，至五年四月回京，前後凡三年，此三年中，洪氏爲清人掃除隆武帝，安定東南各省，清人於此，稱爲「開清第一功」。自是之後，清人所需之錢糧，皆係取之於江南，因而兵多餉足，征調如意，繼之永曆帝之復遭除滅，卽以此故。可見招撫之役，洪氏不來，東南不亡，東南不亡，則清人後來更不暇作統一中國之夢，因順治十年，洪氏之奉命經略西南各省，關於後方之接濟，卽係全資江南之錢糧也。由今論之，假若當時無洪氏，則中國何至有清朝？不幸天生一洪氏，更不幸卽生於明清之際，無端使彼成爲明朝之禍本，更無端使彼成就一個大清帝國也。

論洪氏招撫江南之役，必須先言豫王多鐸之師下江南，與多鐸之生平，然後始能了解清人之平定江南，舍洪氏外，實無可以勝任之人物。多鐸生平，據王錄崇德七年十月辛丑有「定武英郡王阿濟格豫郡王多鐸等罪」一條。以爲阿濟格多鐸之援師，一至陣前，阿濟格便欲作遁走之計。此一舉動，多鐸雖非首倡，但多鐸之同情阿濟格，則似爲事實，同時又以知情而不言，彼之獲罪，卽以此也。

又北京大學所藏清太宗聖訓初次稿所記崇德元年丙子十月十五日多鐸征明錦州一則，更可以證明多鐸之庸懦無能，以及所謂「滿兵之強天下無敵」之伎倆。蓋多鐸攻城之技術，本不高明，以此多鐸之兵，每望堅城而卻步。是以錦州之役，彼惟有以勾結奸人爲事，致書錦州城內善友首領邪教匪崔應時，稱崔爲將軍 王錄作崔道人，請其獻城，共成大事，且許以富貴，當在孔友德耿仲明尙可喜三人之上。於是崔應時以書來約云：

> 二十二日大吉，是夜約近二更，整理大兵一枝，在城南下營，一枝在城東關下營，餘在城北門西第三磩台下營，莫動。我在內出力，你整理大兵，四面一齊吶喊，吶喊兩次，至第三次，將梯子送至城下，我在城上一齊下手，搖燈籠爲號，凡垛口都有燈籠，不可錯看。三官廟西全是蒙古，當隄防他，可令通話之人來說蒙古，「你可歸順我皇帝」。東門東關，北門南門，每門止有百人看守，餘兵可一齊前來，天佛遮護，一言難盡。我兵在城上，俱以白帶爲號，我在城上大聲說滿洲話，便可向前豎梯，我城上縋繩，著人攀繩而

上，萬萬記之在心。

凡此情節，直偷城而已。「無敵」之威名，亦不足觀矣。厥後則因城內失其約期，卽偷亦不可得。如聖訓稿又記云：

> 王覽畢，卽令三軍造梯，至二更末，從錦城北面攻擊，失其約期，遂未成事而回。城內知覺，尋捉崔應時等。

清人每云「攻城必克」，此則實相反，於錦城如此，於他城可知，大概只須城內決心爲堅守之計，則清人亦無能爲，而多鐸之爲多鐸，亦可概見矣。然則甲申入關之後，多鐸之兵，何以所至又皆戰勝攻取，果眞無敵邪？此中原因，亦自有故。考多爾袞九王入居北京之初，原無統一中國之志，據張怡謏聞續筆一，其時有以一統之策言於九王者，九王曰：「何言一統，但得寸則寸得尺則尺耳」。又仁錄卷四五葉四五載八王阿濟格之議論，則以爲不如大戮關內人民，退保山海。是皆清入關初，毫無遠略之證也。當此之時，不幸總兵許定國，忽叛明降清，請爲清人鄉導，於是多爾袞乃決策南下，而豫王多鐸始敢以輕兵逕行千里，直抵揚州。李介立天香閣隨筆二謏聞續筆一略同：

> 豫王渡河，兵不滿萬，合許定國軍，聲大振。先是，定國殺高傑，傑妻邢氏請于史閣部，必報其讎，定國懼，乃納款□□，請兵南下，而己爲鄉導。攝政王初定北都，南下之意未決，得定國，乃決策南下，豫王以輕兵逕行千里，直抵揚州，定國一人故也。

同時南京之朝廷，又自相攻戰，寧南侯左良玉有率兵入淸君側之舉，繼而馬士英阮大鋮輩，又倡爲「寧亡於北不亡於賊左良玉」之說，因此盡撤防北之兵以防左，結果徒爲清人造機會，清人乃得乘虛直入，一舉而陷金陵矣。自古亡人之國，未有如此之易，而多鐸之出師獲捷，亦只一時之僥倖而已。

金陵之陷，乃順治二年五月事，時南中義師，風起雲湧，洪承疇至江南之日，有「目前滿地皆寇，處處響應」之疏，見甲編葉五一〇。多鐸處此，自然不能勝任。閏六月癸巳，特命承疇以大學士總督軍務招撫江南各省。因承疇老于仕途，經歷邊疆，熟識內地情形，而又爲其時貳臣之長，惟知有新朝，不知有故國，蓋承疇於新朝，其平日之自誓，不曰「圖報太宗皇帝豢養之恩」，便曰「雖死亦無恨矣」。是以清人於承疇，

亦嘗厚許之，如曰：「雖不克終于勝國，實能效忠于本朝」。而承疇之所至著績，殆卽爲效忠于新朝也。

至于承疇此次所負之責任，雖以招撫爲名，實則不僅爲招撫，乃剿撫兼施也。如承疇之恆言有曰：「以平賊安民爲責任，賊之脅從數多，不招撫必不能平賊」。又曰，「不眞剿必不能成眞撫」。約而言之：承疇招撫之成功，卽在服則生之不服則殺之而已。承疇招撫之功，依清人之稱述，就其大者而言，可分爲三項，一曰「協同大兵殲逆」，二曰「首擒僞王」，三曰「招徠叛黨」見承疇墓碑。三者之中，應以「招徠叛黨」一項爲第一綱領，因「招徠叛黨」，質言之，卽破壞義師內部之組織，使其勢分力寡，化強爲弱，然後協同大兵逐個殲除，自易爲力也。清人稱述之三項，茲分記於後。

一　招徠叛黨

招徠叛黨，卽招徠明朝之文武大臣。此一招卽來之文武大臣，大約不外俱稱承疇爲老輩，彼此氣味相投，「知信甚深」，同時又以承疇爲貳臣之先進，遠近望以爲從違，因之亦多「有始無終」，易入承疇之牢籠。例如當時鼎鼎大名之兵部尙書張縉彥，卽其一也。據順治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承疇有一題本「爲恭報舊樞投誠歸順事」云：

> 看得舊兵部張縉彥，先在河北時，原有投順之意，後來渡河南遷，□開封歸德間，因此疑畏，久未敢歸附。向在江南湖廣河南三省交界山中，聯絡堡寨，亦期防守以自固。臣昔任陝西，縉彥任清澗□□兩縣知縣，前後六七年，知信甚深。臣知□□疑畏在心，兩次手書，行安慶巡撫李猶龍，皇上如□□生，皇叔父攝政王寬仁厚德，一經投順，必不念旣往，大清朝從來不失大信，多方開諭，俾其悔悟。茲縉彥率兩道具揭投誠，雖未報到安慶地方，而懷恩向化，歸附已的。縉彥一投，則三省接界地方四十餘寨，遠近觀感，自可漸次馴服。臣謹具疏報聞。

本內所云「縉彥一投，則三省接界地方……遠近觀感，自可漸次馴服」等語，可見洪氏一紙書，勝於十萬兵，清初有承疇，何患明朝不亡。而此招徠之功，據王錄順治二年十二月辛卯條云：

河南巡按甯承勳奏：僞兵部尚書張縉彥，遁居六安州，據險作梗，今已就撫來歸。得旨，張縉彥既投誠歸順，准赴京朝見。

今幸內閣大庫檔案內有承疇題本爲證，否則此一招徠之功，幾爲埋沒矣。

又按，此堂堂之兵部尚書張縉彥，洪氏且可折簡而致之，則自縉彥以下之作富貴夢者，更不足數矣。不過清官書之記載，往往湮沒眞相，使人無從稽考，實爲研究清史者之一苦悶也。卽如多鐸率師南下之日，當時承疇雖未隨軍同行，然而多鐸軍中之方略，多少亦必與洪氏有關。因當初清太宗之留養洪氏，曾大宴作樂，其時清國君臣間之問答，既曰「究竟欲何爲乎」？又曰「欲得中原耳」。由「欲得中原」之期望，於是太宗更作詼諧之口氣，以得一承疇如得一鄉導，如語諸將 多爾袞亦包括在內 曰：「譬之行者，君等皆瞽目，今得一引路者，吾安得不樂」。太宗既爲此言，則是清初諸將程度之幼稚，可由此知之，所不顚覆者，惟賴一洪承疇爲之「引路」耳。

清人之倚任，如是之需要，則爲洪承疇者，自當盡其「引路」之責。而此「引路」之行爲，在未任招撫前，卽多有之，吾人於此，不妨姑檢承疇舊部之就撫者言之。當豫王多鐸之南下也，據王錄，順治二年五月乙酉記沿途來歸者，有提督李本深總兵張天祿等馬步兵共二十三萬八千零。凡此來歸之人，其中李本深一枝，衆至十三萬，投順之後，又所向有功順治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浙江巡撫陳應泰揭帖，簡稱陳揭。而多鐸之利用降人爲前驅，尤爲掃蕩南京朝廷之第一枝主力，清人之致勝卽在此。考李本深之來歷，其初亦與張縉彥同，皆承疇昔任陝西時之舊部 參甲編葉三〇七及乙編葉八六二，甲申之後，洪氏既係一心效忠清朝，則是其於從前之舊部，自必千方百計以招徠之。例如順治二年十一月梅勒章京屯代之招撫湖南，猶須借重承疇之文件以往 丙編葉五一二。又如東平伯劉澤清，其在弘光朝，本爲四鎭之一，及一聞承疇入關之信，彼卽首先致書，仍沿舊日之體統，稱承疇爲「洪制軍」丙編葉九一。澤清之降，是否洪氏招徠之力，姑不深究，但由「洪制軍」三字之稱號推之，則可知彼此之默契，固亦早有感觸也。還有籍隸流賊而原出於承疇之麾下者，陳揭內亦嘗列舉其人，如定西侯唐通，如鳳翔總兵董學禮，皆是。唐通當洪氏督薊遼時，卽其舊部八總兵之一，董學禮在崇禎中，則嘗任寧夏花馬池副總兵，而承疇實爲其多年之主帥。後

來唐通等，曾相率投附於流賊，及承疇入關，彼等又棄流賊而歸降清人。此輩之行徑，言之可發一嘆，清初陝省大勢之安定，便是董學禮効命之功 丙編葉四七五。至於彼等投降之線索，當然亦與承疇有牽涉，蓋洪氏自隨清人入關之日，惟以招徠舊屬爲事，且更以一身作模範，爲清人任宣傳，如云「大清從來不失大信」，又曰，「皇上寬仁厚德，一經投順，必不念既往」。松錦之役，清人之收降承疇，卽爲不念既往也，而其「叩頭請降」，則以督師之尊而請降也。是以承疇招降舊屬，或當引己爲例曰，「我尙且投降，何況汝輩乎」？要之，清初漢人輩破壞明朝之恢復，多出承疇之舊部，則又眞情實事也。

以上所述，僅舉例而已，皆順治元二年間事，因諸書不載，故特表明之，以彰洪氏勠力新朝之功，而其獲罪宗國亦不煩言而喻矣。

以下再記承疇專任招撫後關于招撫之辦法，洪氏之招撫，大概招一人而可平定一方者，則招之撫之，且又多方以利誘之，如上文所引張縉彥之一事，便是實例。茲再更援一例以述之，如丙編葉一〇三承疇奏，言及前朝總兵高進忠之在崇明也，有云：

高進忠擁衆負嵎，所在觀望，倚附甚衆。

由「倚附甚衆」之言觀之，則高進忠亦足以稱霸一方矣，於是承疇卽設法商議招撫。此一招撫，凡得兵三千餘人，戰艦六十九艘。嗣而承疇卽利用高進忠之解甲投誠，以爲收復崇明之計，如奏本又云：

進忠今已到江寧……臣等驗係遼東鎭江人，甚稱勇壯，一旦解甲投誠，忠順可嘉，已檄行巡撫土國寶提督吳勝兆，查給錢糧，悉心照管，無令失所，用副聖明安撫江南至意。

並云：

臣俱嚴行撫鎭道將，必作速收復崇明，以靖沿海逆賊。

是知此崇明之收復，以及沿海一帶之安定，無非由於高進忠就撫之故，而其招撫之作用，亦可由此知之。他如招撫江西南昌南康九江瑞州撫州饒州臨江吉安廣信建昌袁州諸府，皆此之類，不必細表矣。

然如勢窮來歸無可利用者，承疇則又斷然處置，而曰「應依謀叛律斬」。據甲

編葉一八五載順治四年六月蘇松巡按盧傳關于「湖海再捷」揭帖內所云僞官張名斌勢窮來歸應否量開一面之事云：

據楊舍營守備羅英，報獲水艙船一隻，投誠僞官張名斌，卽張名振隆武時曾封定西侯之弟，並兵丁水手一百七名。

又云：

惟張名斌……勢窮來歸，原非眞心投順，然面縛待命，與陣擒不同，應否量開一面？總聽聖旨裁奪者也。

面縛投降之人本不必再殺之，故盧傳揭中始敢以「應否量開一面」爲請，其意以爲可以「量開一面」也。及檢順治四年九月二十二十二承疇揭，則又不然：

張名斌原係海寇，應依謀叛律……斬……妻妾子女財產入官……職備咨江寧撫臣周伯達蘇松按臣盧傳……查明籍沒，起解到日，職會同驗明解京。

此爲洪氏殺降之例證。降人猶殺之，則是不降者之被戮見後城空野空記事，更不必說矣。總之，承疇之辦法，於「脅從數多」者，則啖之以爵祿，而曰「不招撫必不能平賊」，於「勢窮來歸」之人，則又不妨殺之以立威，而以遂其「不眞剿必不能成眞撫」之功，可見其但知爲清朝而已。

二　首擒僞王

所謂首擒僞王，卽首擒明朝之諸王也。大約承疇以爲明宗室，足以係人心，「王能一日存，則人心不散」，故須「首擒」之，以絕人望，以除明人恢復之號召。清人嘗稱承疇有「散黨」之功，卽此意也。

關於首擒僞王之史料，自應以檔案爲主，檔案雖殘而又殘，不能爲一完整之編輯，然有時可校以證明他書之錯誤。例如丙編葉五一八之貴池府原任推官朱盛濃，王錄三年八月丁亥則誤爲「僞蜀王朱盛濃」。又如甲編葉一七〇之「僞瑞昌王朱誼漼」，清史稿洪承疇傳及王錄均誤爲樂安王朱誼石。是「僞王」之稱號，猶如此錯誤，則其記事之舛謬，更可知矣。

記事之舛謬，先引王錄言之，三年九月己酉：

招撫江南大學士洪承疇奏：僞瑞昌王朱誼汤，結連常鎭平廣逆黨，謀犯省城，官兵進剿，擒誼汤，並其黨僞經略韋爾靼僞總兵楊三畏夏含章等。命斬

之。

考甲編葉一七〇載順治三年八月三十日承疇「爲江寧地方逆賊謀犯情形」揭帖，則所謂謀犯省城之瑞昌王，乃朱誼澤，而非朱誼汤也。揭帖凡七百餘字，因有關考證，應詳錄於後：

照得江南歸附年餘，人心尙屬未定，有僞瑞昌王朱誼澤僞總兵朱君召，奸惡異常，到處號召，同謀叛亂。今年正月十九日，旣密圖江寧，裏應外合，職與操江陳錦等諸臣，先事發覺，合滿漢官兵，奮力擒勦，旋就底定。然大逆朱誼澤朱君召，猶未就擒，禍本未拔，職等無日不內嚴外防。……加以奸惡假造訛言，惑亂人心，但有召集，遂多蟻附，雖時時督責搜剿，而地方未得寧靜。今八月初間，有江寧省城四五十里花山龍潭民人，奔赴操江衙門，密稟本處羣賊，皆受僞瑞昌王號召，歃血同謀，卽省城朝陽門外滄波門孝陵衞等處，仍是土賊結聚，且聲言要暗渡江北，先圖起事，等情。操江臣卽會職與提督滿漢總兵巴山張大猷戶部侍郎厥童馬鳴珮，商議發兵。一面委江防同知范承祖，同滿漢官兵，初十日渡江北，在於六合儀眞地方，哨探扼剿，留張大猷在省城防守，操江陳錦同巴山厥童等，親統滿漢官兵，於本月十一日馳赴花山空心寺龍潭一帶，與鎭江丹陽交界，離江寧數十里，諸臣目擊村落團集，良民與眞賊難辨，若縱兵勦殺，必至玉石不分。遂設法將村莊圍住，曉諭各鄉民，縛獻眞賊。鄉民旣得兵威，遂將本村有名眞賊獻出，亦有供報眞賊，引官兵指名擒拿，計出兵十餘日，共殺賊四百餘名，皆逐名查審，的係眞賊，並無濫殺。屢審夥賊內供稱：僞瑞昌王及朱君召等圖謀，以各處賊黨衆多，惟缺少錢糧器械，要先謀渡江北，用奸細攻取六合儀眞二縣，得了錢糧器械，便倚據山險，糾江北各處賊黨，成就大事。又審供：見今江寧城內城外，自今年正月十九日殺散之後，又有潛藏謀叛頭目，會合多人，皆聽瑞昌王號令行事，等情。操江陳錦同巴山厥童等，將花山各處賊徒擒剿破散，二十二日回到江寧，二十三日仍親統滿漢官兵，於二更時候，出朝陽太平門，於門外適中地方劄營，亦圍住村莊，令各軍餘百姓，從公舉報。是日擒拿三百餘人，審明梟斬百餘名，其餘脅從者，俱卽日釋放。又自二十四日

起，將江寧各城門封閉，細搜城內逆賊，擒獲甚多，俱有瑞昌王僞旨牌劄可據。

揭內記瑞昌王朱誼濷謀犯江寧，一年（順治三年）之內凡兩次，一爲正月十九日，一爲八月事，前後情節，俱極明白。而清史稿洪承疇傳，則一誤再誤，原文如下：

順治二年……誼石號樂安王，誼泐號瑞安王，分屯溧陽金壇興化諸縣。……三年二月……既誼石誼泐合兵二萬犯江寧，承疇先事誅內應西溝池萬德華郭世彥尤居等八十餘人，誼石等攻神策門，分兵出朝陽太平二門，截誼石等後，乃啓神策門，出城兵奮擊破之，追及攝山，斬馘無算。……八月，征南大將軍貝勒博洛克金華，獲誼石。九月，誼泐復犯江寧，承疇出禦，追獲誼泐，及所置經略韋爾韜總兵楊三畏夏含章。

此條內，關於誼石誼泐合兵犯江寧，以及誼泐之復犯江寧，然否？可以置而不論。所應注意者，莫如所云「八月……貝勒博洛……獲誼石」之說，誼石卽誼濷，誼濷之終於被獲，自是事實，但如特記曰「八月」，則爲不合，「八月」卽八月丁亥，丁亥乃十四日，見王錄。此一日期，徵之承疇揭帖，實大誤，因洪氏之具揭已是八月三十日，揭中仍以「大逆朱誼濷猶未就擒」爲言，則可見八月十四日之報獲，自然又爲王錄之錯誤。此錯誤，清史稿更又取之以入承疇傳，其不足徵信如此。

又，承疇擒殺「僞王」之行爲，據本傳，人數亦有可議，本傳所記之「僞王」，曰高安王常淇，曰金華王由檯，曰樂安王誼石，曰瑞安王誼泐，曰靳水王術轂，曰樊山王常棻，凡六王。其實此六王之外，還有遂平王朱紹鰓者，亦爲洪氏所害。而其被害之原因，檢王錄（順治三年十二月癸酉朔），則爲死於「擁衆太湖，句連海寇，謀爲不軌」之罪名。然據北京大學洪承疇奏章文册第七葉（簡稱洪册。）關於遂平王致死之情節，其說與王錄不同，茲約而言之。大概順治四年夏，有河南周藩朱紹鰓，崇禎四年封受遂平郡王，後因崇禎國變，避難江南。及清兵南下，剃髮爲民，賣布生理，旋又避亂之上海，只因自以前朝王子，恐爲清人所害，改名程隱生。順治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卒落洪氏之手，乃以叛藩具題，並云應行正法，卽於順治四年五月二十九日，會官梟斬，妃高氏陳氏，女大姐三姐，併使女賜鳳等，悉沒收入官。閱王錄，須閱洪册，始能使人滿意，試觀此剃髮爲民之遂平王，且云應行正法，則

是承疇殺害前朝王子之用心，固又愈殺愈快矣。

因愈殺愈快，於是又有剿殺僞義王朱㳄並子朱臬之事。而此僞義王父子被殺之詳情，見甲編葉二〇五淮揚總督楊聲遠題本。此題本，考之同書葉二〇〇暨葉二〇七所載承疇兩揭帖，以及丙編葉六三一順治四年十月鳳陽巡撫陳之龍「恭報剿撫事竣徵臣回鎮料理海防事」揭帖，實爲一事。承疇兩揭帖，一係順治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一係同年十月十三日，前揭事由爲「總漕督臣塘報賊情甚急，臣謹會發滿漢官兵水陸馳赴合剿，仰祈聖鑒事」，後揭事由爲「廟灣土賊，剿撫初定，謹報旋師日期，並會留防禦官兵，仰祈聖鑒事」。按，廟灣乃鹽城濱海地方，亦卽江南省屬境，而洪氏之發兵往剿，自是剿所當剿，不過其所剿之賊，只稱曰「土賊」，不知此「土賊」之眞相，又適爲前朝之一王子也。此一王子，幸有陳之龍揭帖可資參考，足能證明廟灣之「土賊」，卽爲楊聲遠題本中被殺之僞義王父子，因陳揭曾云，「廟灣逆賊，望風先遁」，又云，「幷行淮揚十六沿海州縣，緝拿僞義王僞閣部厲豫僞元帥楊扣子等」。由此證明，則是關於僞義王之死，當然又係死於承疇之剿殺矣。而王錄順治四年十一月戊戌記載，但曰「漕運總督楊聲遠奏擒獲僞義王朱㳄並其子臬，命斬之」，而於眞正出兵剿殺之承疇，則反略而不書，是誠不平之事也。

推承疇之意，只在使前朝之王子終歸於盡，後來永曆帝之敗遁緬甸，爲承疇者，亦可以已矣，然而未也，蓋承疇必以除滅爲期矣。

三　「協同大兵殲逆」

此殲逆之事，卽係殲滅明朝之忠義，亦卽承疇所稱之「眞剿」也。其情如下。

(甲)金聲之死

記金聲之死，應先記承疇之「眞剿」，「眞剿」情狀，則「暴骨如莽，城空野空」。丙編葉五一六，有順治二年十一月江寧巡按毛九華一揭帖簡稱毛揭，「爲恭報池太徽寧廣德府州情形事」，曾據提督張天祿張天祿係降將，見前。洪氏招撫江南之役，張隨洪立功最多等各塘報而作結語曰：

> 夫此四府一州百姓，皆我租我稅之民，止此諸逆興禍，遂使暴骨如莽，青燐夜見，以致城空野空，使非諸將勘定，撫臣運籌撫臣卽安徽巡撫劉應賓，屬承疇指揮，尙不知何時結局也。

此四府一州之中，尤以徽寧池三府之眞剿，關係唐王之得失，因唐王之右都御史兵部右侍郎金聲死於是役，繼之大學士黃道周倉卒出師，亦死於徽州。道周之死，卽爲圖謀恢復徽州不克而死，厥後唐王之崩潰，則因受此影響也。徽寧池之禍，據毛揭有云：

> 徽寧池之禍，始於徽州，恃有六嶺之險，唐宋以來不被兵，而金聲遂認以爲可守而不可破，蠱惑合屬，不歸王化，而丘祖德應之於寧國（祖德成都人，崇禎中，嘗任山東巡撫，至是稱軍師，七月二十日，敗於寧國之華陽山寨，當陣被擒，祖德就擒之日，自供與金聲同行共舉，願死等語，後解至南京，不屈，磔死。）尹民興應之於涇縣（崇禎十五年，民興任兵部職方司郎中，）朱盛濃應之於石埭，此呼彼應，一唱百和，蓋以徽爲巢穴，而以涇爲藩籬，涇旌寧旣破，而徽之不能久抗可知矣，此諸將兵機之妙也。

此所云「諸將兵機之妙」，其實卽承疇之調度也。王錄二年十月戊子：

> 招撫大學士洪承疇奏：徽州一府，夙負險阻，故明翰林金聲，甘心悖逆，陰結閩寇，受唐王僞敕，起鄉兵十餘萬，製造甲冑槍礮等項，分布山隘，以拒我師。臣奉貝勒令，會同固山額眞葉臣，一面進剿，一面分發告諭，宣揚朝廷德意。茲提督張天祿總兵卜從善李仲興劉澤泳等，由旌德縣進兵，連破十餘寨，馳至績溪縣，生擒金聲，並僞官四員，斬於軍。師至徽州，駐營城外，不令一兵入城，出示安民，市肆如故，嗣後撫輯招諭事宜，俟臣等商確奏聞。

按，績溪爲徽州首縣，清人之破績溪，爲九月二十日，據毛揭，其時金聲已出南門逃出，副將楊守壯追及生擒之。又按承疇之奏，據殘餘檔案中有一票簽，作「十一月初五日洪承疇首逆就擒」，票簽卽內閣大學士所擬之旨意。旨云：

> 覽卿奏，徽郡已經收復，兵不入城，秋毫無擾。具見運籌制勝，紀律嚴明，朕甚嘉悅。有功鎭將，及在事文武各官，通著察明敍錄，撫輯善後及招諭事宜，俱聽卿商確便宜行。該部知道。

此旨意，曾以「秋毫無擾」爲言，然則毛揭所云「城空野空」之情節，不知又將何以爲解？試舉涇縣爲例，則知所謂「秋毫無擾」者全是虛言。夫涇縣不過一小城，

城破之日，城內僅餘三千人，清人皆指爲賊兵，盡殺不留，見毛揭。由此類推，則金聲之十萬鄉兵，自更盡殺不留。所以毛九華始以「城空野空」之情形具揭入告，而旨內之辭，亦只爲「姑妄言之姑妄聽之」之類而已。

又，金聲之敗，係敗於承疇之間諜，張怡謏聞續筆一：

> 金正希聲初在詞林，□□之事 崇禎二年己巳虜變，薦用申甫，甫敗，上疏自劾，願還山讀書十年，探討方略，爲國家收後效。甲申倡義于徽，所練士，皆拳勇便捷，可當一隊。不意有受清命爲間者，其人武健善談，公誤信之，以爲軍師，盡撤各隘口戰士，從習陣法，而以其偕來壯士百餘，分守各隘，清遂從撤防處入，間與壯士內應，事敗被執。

又，徐鼒小腆紀年卷十一乙酉九月記聲等死事之狀甚詳，且及間諜事，亦照錄於後：

> 聲起兵後，拜表閩中，王命中書童赤心授聲右都御史兵部右侍郎總督南直軍務。聲刊布詔書，曰，使南中知閩地之有主也，遂拔旌德甯國諸縣。王師攻績溪，江天一登埤守禦，間出迎戰，殺傷相當，已而邱祖德尹民興等多敗死，降將張天祿以少騎牽制天一於績溪，間道從新嶺入，守嶺者先潰。是月二十日，徽故御史黃澍詐稱援兵，聲見其著故衣冠，而髮未薙也，信之，城遂破，聲被擒，呼曰：徽民之守，吾使之，第執吾去，勿殘民。揮天一去，曰：「君有老母，不可死。」天一歸拜其祖母，母，及家廟，曰：「吾首與金公舉事，義不使公獨死也。」追及之，大呼曰：我金翰林參軍江天一也，遂並執。至南京，諸大僚欽其名，欲降之，館而加禮，聲呼洪承疇字曰：「亨九，豈有受恩如亨九，而甘心降敵者。」天一復朗誦莊烈帝諭祭文。承疇嗤曰：「此老火氣未除」。臨刑，復遣人與耳語，天一呼曰：「先生千秋在一刻也」。聲撚鬚仰面飲刃死。同時死者，自天一外，有姜孟卿陳繼遇吳國楨余元英。先後被執不屈死者，副將羅騰蛟閔士英都司汪以玉諸生項遠洪士魁，其可紀者也。僧海明聞聲死，市棺抱屍而斂，呵阻之，不爲動，載棺歸蕪湖。有閩人蕭倫者，賈客也，見棺惡，泫然曰：「此豈足斂公者，吾有善棺，值百數十金，此我公所安寢者也。」遂易之。孟卿諸人，亦皆改棺題

銘，不能歸柩者，買地葬之焉。事聞，贈聲禮部尙書，謚文毅，天一禮部主事。

此條記間諜黃澍，作「是月九月二十日，徽故御史黃澍，詐稱援兵，聲見其著故衣冠，而髮未薙也，信之，城遂破，聲被擒」。似以黃澍之降淸，爲九月事也。再檢明史金聲傳記黃澍之降亦如之，傳云：「九月下旬，徽故御史黃澍降於大淸，王師間道襲破之，聲被執」。其實黃澍之投降淸人，當爲順治二年閏六月以前之事，因丙編葉四九三有黃澍一啓本，啓本結銜作「順治二年閏六月日監察御史管九江道事臣黃澍」。有此一條，不但可以證明「九月」之說爲不實，同時更能看出黃澍之職銜係淸御史並非明御史，而黃澍之往徽州作間諜，以情形推之，當係奉承疇之命而往，因九江道一官，亦歸其調度也。

(乙)黃道周之死

因金聲之敗，於是又更有黃道周之出師，金聲敗沒，爲九月二十日，而道周出師之時期，據其弔金聲詩「挂爾尙差旬日間」臺灣外紀之句，當在十月初也。道周出師之日，其自誓之辭曰：「拚他七尺酬前恨，何必三年臥一樓」。蓋道周憤鄭芝龍擁兵觀望，謂坐而待亡，不如身自出關也。至道周出師之狀，據臺灣外紀卷五及小腆紀年卷十一，僅率門生中書蔡春溶(蔡雍之誤)賴繼謹陳駿音兵部主事趙士超通判毛至(志字之誤)潔並子弟可千人以行，有耰鋤棘矜以隨其後者，名「扁擔兵」。驅如此之兵應敵，自非良算矣，是以道周弔金聲詩又有曰：「英雄運盡無良算，身亦輕來陷左車」。道周之陷敵，爲乙酉十二月二十五日，當時承疇有一揭帖，揭內以道周爲逆首，有「生擒逆首，東南事從此可定」等語，其得意如此。揭帖全文凡一千八百三十七字，見甲編葉一四五。

黃道周之戰敗被擒，小腆紀年亦詳記之，但此書所記黃道周之事，大部分原係據臺灣外紀卷五，而小腆紀年之作者，不過於編纂之間，稍加增刪而已，今不取，只據臺灣外紀所載者錄如後：

隆武元年乙酉 秋九月，道周師至廣信府，聞徽州破，遣將守馬金嶺，集紳矜父老，諭勸助，得萬人，乃整部署，分道進兵，遊擊黃奇壽，戰捷於牛頭嶺，遂營之。其出婺源者，參將王加封失防，伏兵戰死，遊擊李忠被擒。黃奇壽

聞報，援之莫及，參將李瑛倪彪出童家坊，被馬步衝突亦潰，參將應士瑛，從間道出援，屯高偃橋。道周遂馳疏請兵。……隆武覽表，無以應之。道周計窮，十二月，集門人諸將議曰：敵人雖衆，虛聲耳，若延來春，則彼弓弛馬懈，卽可破也，奈糧餉不足何。與其半途潰散，廢卻前功，不如決戰以報朝廷，相持泣下。復進兵，攻婺源，至童家坊，忽報樂平已破，信州士大夫各致書迓道周。道周以成師既出，義不及反顧，遂鼓勵諸門人，帥師千餘人以前，次明堂里，僅三百人，馬十匹，糧三日。又移軍婺城三十里，天微曙，報提督張天祿率兵四至，道周策馬揮賴繼謙督師鏖戰。參將高萬榮請於道周曰：當引兵登山，憑高可恃，周從之。正移師間，一隊騎至，從間道突出，箭如雨，軍遂亂，道周被執。輿至婺源，張天祿親至勸降，周罵不絕口。繼而門人蔡春溶賴繼謙趙士超毛至潔，亦解至。

又瑣聞續筆二記黃道周之被執，謂係清帥張天祿設計誘之：

輔臣黃道周，聯絡忠義，糾合鄉勇九千餘人，從廣信出金衢……深入婺源山中。孝廉某，公門人也，清帥張天祿，縶某妻子，令某設計誘公，執于其家，幷從軍主事趙士超中書毛玄水蔡時培賴叔儒四人，俱傳送江南省城。公欲盡節，士超曰：此去南京不遠，儻得面數承疇誤國之罪，魂魄得傍孝陵，死亦未晚，公從之，遂行。……至南京，同不屈死。

道周之死，尙有記事兩則，記事稱道周爲「千古偉人」，又稱「爲聖爲佛，成忠成孝，終歸黃公」，亦摘錄於後，以見洪承疇之貪生禍國，則又應爲千古罪人矣。梁章鉅歸田瑣記卷四引榕村語錄黃忠端公一則云：

吾鄉黃石齋先生，爲千古偉人，初不知其生前如何風采，余曾得其待漏圖畫像，則恂恂道貌，靄然可親，絕無一毫凌厲氣概。相傳石齋先生就逮時，門人多相隨，石齋一再辭之曰：我爲大臣，義宜死，諸君無爲也。猶不去，石齋乃曰：諸君踐士食毛，義亦可死，但未食祿，亦可以不死，今與諸君訣，甘殉難者止，否則各有父母妻子，毋爲冒不測也。衆乃泣別，惟七人願從，江西四人，福建三人。是時遭逢仁恕，令前代遺臣梗不服者，得請，方行刑，毋許專殺。由是石齋師徒，皆下獄以待。……及就義之晨……石齋乘小車

出，七人從，中途，召齋返顧，後車七人者，皆無人色。召齋笑曰：怖乎？「忍一刻卽千秋矣」。七人皆應曰：然。比至西華門，召齋忽墜車下。一指揮趨進掖之，且慰曰：毋恐。石齋瞋目叱之曰：是何言歟？天下豈有畏死黃道周哉？此地爲輦路所經，吾不可以乘而過，因絕食足弱，下而致仆，吾何恐哉？指揮愕然易容，因跪曰：此地萬人瞻仰，公又困憊，卽就大事可乎？召齋回顧曰：善。遂命布席，南向拜訖。一老僕請以數字貽家，而石齋躊躇曰：無可言者。固請，乃裂衣襟，嚙指血書曰：「綱常萬古，節義千秋，天地知我，家人無憂。」七人者，亦血書一幅云：「師存與存，師亡與亡。」石齋故昂藏，立而受刑，又義風凜凜，行刑者手慄，刀下，不殊。行刑者大怖，急跪曰：公坐。石齋頸已中刃，血淋漓，猶頷之曰：可。乃坐而受刑焉。其時大帥，亦閩人也，大書碑牌云：僞閣部黃某首巡視沿江。一兵以他首易，而匣藏之古墓中。後數年，石齋子至江寧，求遺骸，有以兵事告者，其子詣之，兵款至浹月，乃與到古墓，取匣開視，面如生，遂以歸葬。榕村語錄所載如此。

張山來虞初新志卷六引方苞記黃石齋逸事有云：

……明亡，公繫於金陵，在獄日誦尚書周易，數月貌加豐。正命之前夕，有老僕持鐵練向公而泣曰：是我侍主人之終事也。公曰：吾正而斃，是爲考終，汝何哀。故人持酒肉與訣，飲啖如平時，酣寢達旦起，盥漱更衣，謂僕某曰：曩某以卷索書，吾旣許之，言不可曠也。和墨伸紙，作小楷，次行書，幅甚長，乃以大字竟之，加印章，始出就刑，其卷藏金陵某家。

又記崇禎年間，金陵妓顧氏，嘗語當時諸名士曰：

公等爲名士，賦詩飲酒，是樂而已矣，爲聖爲佛，成忠成孝，終歸黃公。

上引兩記事，關於榕村語錄所述之一則，其中有一點，應特別提出，加以說明，藉見承疇之殺人，愈殺愈毒。如記事云：「其時大帥，亦閩人也，大書牌云：僞閣部黃某首，巡視沿江」。此「大帥」，卽指洪承疇而言，不記其姓名而只書「大帥」者，蓋諱之也。曰「亦閩人也」則以洪之與黃同爲福建人之故，乃又殺之猶以爲未足，而更傳首於沿江以示威，幸而有一易首而藏之士兵，否則黃之遺骸不得歸葬故

鄉矣。由此觀之，則承疇之人格，比之一士兵，爲何如哉？

又按，黃道周之死，實死於承疇之專殺，而榕村語錄所記「毋許專殺」之言，似亦有諱之之意。考黃道周之初至金陵，承疇固欲勸之降，使黃亦效己，同爲反覆臣。而黃則以爲「百年在前萬世在後」，故「舍命不渝」，而曰「綱常萬古」。於是承疇慚羞成怒，恨之切骨，以道周爲「庸儒」，「不識時務」，又曰，「毋使彼沽名，而反累我」。遂啓諸王，出道周於曹街 見臺灣外紀。則是承疇之專殺，卽此可知，其後之傳首各地，則又爲承疇餘恨未盡之一證也。「忠奸不兩立」，古今一轍，例如前文所記與金聲同事之丘祖德，亦嘗以不屈被殺於金陵，祖德之死，且係被磔而死，尤爲慘毒。考金陵乃承疇駐節之地，同時彼又有專殺之權，則可見祖德之磔死，當卽係死於承疇盛怒之下。於不降之人，殺之已爲滿意矣，乃更臨之以殘忍而必磔殺之，則是承疇心理上之嫉恨爲何如，充其意其必使明之遺民，盡成寡廉鮮恥同流合汚之輩而後已也。

（丙）「開淸第一功」

自黃道周兵敗被執，承疇便以爲「東南事從此可定」，同時明之督師張國維，則爲憤激之語曰：「誤天下者文山疊山也」。蓋國維憤道周以出師爲兒戲，致爲敵人所乘也。此一是非，今可不論，要之，道周之一身，係唐王之安危，則可由此知之也。因黃道周之出師，假若不兵敗被執，或更於婺源之戰一舉而退承疇之兵，則後來鄭芝龍之降淸，當必有所顧忌而不敢爲。不幸道周敗死，彼擁兵觀望之鄭芝龍始萌貳志，於是又爲淸人造機會，而承疇之「開淸第一功」乃得成就矣。

洪氏之功，據臺灣外紀五，貝勒博洛因江上錢塘江之戰，不得取勝，悒悒不已。於是承疇獻策曰：

> 唐藩雖然稱帝，但兵馬錢糧，悉出鄭芝龍手，不如密書賂彼，若全舉版圖，許以王爵，則彼自棄暗投明，福建可不勞一兵，浙中諸醜俱散。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其言可謂深知唐王之弱點。所以同書又記貝勒大喜之言曰：

> 所論極高，計成，開淸第一功也，宜速行，勿滯。一面按兵，一面令承疇修書入閩。

按，鄭芝龍本係海盜出身，不知大義，惟利是圖，故易爲承疇所愚。承疇之愚芝

龍，許以浙江福建廣東三省王爵，因而鄭芝龍遂決意投誠。其復承疇書有曰：「遇官兵撤官兵，遇水師撤水師，傾心貴朝者，非一日也。」其後仙霞之不守，以及貝勒博洛之長驅入閩，卽以此也。嗣而隆武帝更爲總兵李成棟之追兵所害，死於汀州府堂，據臺灣外紀六，乃順治三年八月二十八日事也。浙閩旣定，當時貝勒博洛有一奏，見王錄三年十一月癸卯朔，奏中但敍滿兵全捷之狀，而所謂「開清第一功」，則又一字不提矣。其奏曰：

> 征南大將軍貝勒博洛奏：旣定全浙，隨分兵由衢州廣信兩路，進師福建。固山額眞公圖賴等，擊敗僞閣部黃鳴駿等於仙霞關，遂破浦城，前鋒統領努山等，擒斬僞巡撫楊廷清李暄，分遣署護軍統領杜爾德前鋒參領拜尹岱等，攻下建甯延平等府。聞僞唐王朱聿釗遁走汀州，遣護軍統領阿濟格尼堪杜爾德等，率兵追襲，直抵城下。我軍奮擊先登，擒斬朱聿釗及僞陽曲王朱盛渡西河王朱盛淦松滋王朱演漢西城王朱通簡，並僞官等，撫定汀州。僞總兵姜正希率兵二萬，復襲汀州，乘夜登城，我兵擊敗之，斬殺萬餘級。固山額眞宗室韓岱等，破僞總兵師福軍於分水關，入崇安縣，俘斬僞巡撫楊文忠等，撫定興化漳泉三府。署梅勒章京趙布泰等，襲克福州。前後連破賊兵二十餘陣，降其僞總兵二十員，副將四十一員，參遊七十二員，馬步兵六萬八千五百餘名，福建悉平，獲僞璽九顆，馬贏輜重無算。

得旨云：

> 博洛等，躬親調度，平定浙閩，命所司擇吉祭告天地宗廟，詔赦天下。

「詔赦天下」之詔，王錄亦記之，作順治四年正月癸未，但詔書原件，今已發現於內閣大庫檔案中，其日期乃順治四年二月十二日，載丙編葉五八三。此浙閩之平定，據臺灣外紀，承疇之外，更有招撫福建御史黃熙胤，亦嘗附名於末，而通鑑輯覽之記載，以鄭芝龍之密使通款，竟抹去承疇而不書，但只歸功黃熙胤，眞顚倒事實矣。考黃熙胤之招撫福建，亦原屬承疇管轄範圍之內，承疇之管轄福建應以承疇之言爲證，甲編葉五一。承疇揭云：「職招撫南方，凡各省俱有策應之責。」是知承疇招撫江南之頭銜，並非專指招撫江南一省，而係包括東南之各省也。按，承疇平定浙閩之實證，殘餘檔案中尙可以見之，檔案之外，則不易見矣。順治二年十月初

四日，「再報浙東情形」揭云：

爲再報浙東情形事。案炤職先將貝勒發兵赴杭州防剿情形，已於本年九月二十九日具疏報聞。十月初三日，准浙江總督張存仁揭報：逆賊方國安馬士英等，聚衆過江犯搶。該督臣督同總兵田雄等進剿，已殺賊數百，奪獲船礮，燒毀木城。各賊屢經殺敗，業已喪膽，所發滿漢官兵，俱到杭州，貝勒令固山額眞與職等商議。已行文總督張存仁，令官兵在杭州暫駐，喂養馬匹，相機進剿。職謹再具疏上聞，伏乞聖鑒施行。甲編葉五〇一

又四年八月二十二日承疇「閩省需兵協剿」揭云：

本年八月十八日，職准浙閩督臣張存仁咨稱：炤得閩省地方新定，留防士卒，爲數雖多，半屬土人，半屬降卒，原非堪戰兵馬，以致在在土寇，乘機作亂，民人附和爲非。……今建寧府縣，相繼失守……需兵之急，不啻燃眉。若候咨請樞部撥發，未免曠日持久，卽部議撥發，恐亦煩貴院部就近調度。爲此移咨，煩爲注念，均關封疆，時在緊急；希卽撥發堪戰西北馬步官兵二三千，刻日前來，以便調遣防剿。

又記策應云：

職招撫南方，凡各省俱有策應之責。急圖爲同室之救……督臣望援甚殷，職何敢坐視。再四熟籌，惟福建汀州，亦隸南贛撫臣所轄，自贛達汀，由汀邵至建寧，地界接連，可以就近協剿。今南贛地方漸已平定，鎮守南贛總兵柯永盛，所統馬步官兵，共有五千，足稱勁旅，可於內選發官兵二千，有鎮標副將楊遇明，敢勇善戰，若令之統領，自南贛兼程，繇汀邵疾趨，可計日到督臣軍前，用資防剿。仍留鎮臣柯永盛，統兵三千，駐鎮贛南，如有警急，則提督總兵官金聲桓兵馬，同省之內，相距不遠，可以兼顧。甲編葉五一〇

上引史料，皆承疇眞正策應之事，亦卽其「躬親調度」也。如依聖旨言，則又貝勒博洛等之成績矣。他如承疇「運籌決勝」之情形，亦舉例如下，順治三年十月二十六日，鎮守江寧等處駐劄江西充總兵官柯永盛，同提督總兵官金聲桓「恭報克贛大捷」題本有云：

實皆仰仗皇上皇叔父攝政王天威遠震，總督內院臣洪承疇運籌決勝，拮据綢

繆，故克奏此蕩平之捷凱也。甲編葉一七一

此類「決勝」之功，明清史料記載甚多，不必盡舉。總而言之，承疇之安定南方，自有其特長，不僅如清帝所云：「卿練達民情，曉暢兵事」。惟其如此，於金聲，則用間諜以破之，於黃道周，則設計以執之，於鄭芝龍，則又勾結之，凡此行爲，尤以勾結一事爲承疇最大之成功，後來之於孫可望，亦皆此道也。

再，承疇受命招撫之日，據王錄順治二年七月壬子，賜承疇敕有曰：

卿以輔弼忠貞，膺茲重寄，宜開誠布公，集思廣益，愼持大體，曲盡羣情，期於德威遐布，南服永清，朕方崇帶礪，用答膚功。

此「帶礪」之約，言之令人齒冷，「南服永清」之後，洪氏還京，而洪氏之「帶礪」，仍只係以大學士原銜回內院辦事而已。不但此也，且其回內院之後，又嘗一再「奉旨提問」丙編葉一六〇，「用則資之，不用則貶之」，清初待承疇，由來如此，蓋清帝深薄承疇惟以「懽然倖生」爲得計也。

第五章　承疇之經略南疆

昔松錦之役，承疇嘗數挫清兵，據明季北略卷一八，三戰三捷，清兵爲之退師六十里，因而清太宗臨陣嘆曰：「人言承疇善用兵，信然」。又曰：「宜我諸將憚之也」。是以清人於承疇，前既用之於江南，茲又用之於南疆，皆此故也。

一　未任經略前之南疆

承疇任五省經略，乃順治十年五月，其未任之前，卽順治九年夏秋間，所有南疆之情形，舉例如下：

順治九年七月廣西左翼總兵馬雄稟：

竊自湖南武寶告警，王爺以大師扼守全州嚴關，不期諸賊迅至，各路喪敗，王爺聞報，於六月二十七日，自出大溶江禦敵，賊伏四起，大師潰敗，賊隨尾追至桂林，王爺於七月初二日戌時，發諭，令提塘楊正相由水路飛馳至梧。職初五日接諭，卽一面遵諭飛調各州縣兵馬文武各官赴梧，一面挑選在梧兵馬，水旱齊發，水程逆上桂林九百里，旱程山溪有一千里。不期初七日，兇信遂至。桂城已於初四日巳時失陷，王爺以身殉國，閤宮自焚，衆蝦俱遭毒害。

又云：

令各師集梧，文官盡撤，四邊伏莽，閧然齊出，猺狼狆獞，裹網揭竿。米糧斷絕，七八萬之眷口兵丁，食焉食人，如何支應？東粵兩王爺與撫君等各官，見賊勢緊急，非不多方接濟，東粵小舟逆挽，助炊幾何，亦難濟之事也。

又云：

南寧線總鎮，杳無音信，兵馬不知何向？差接難前。柳慶金總兵，雖於七月十六日奔梧，其兵馬盡行譁散，被蔡大廳鄭副將帶往桂林投賊。是廣西九府，只存梧州一塊土，西兵二萬，止餘職兵五千人。丙編葉八一三

順治九年七月廣東巡撫李棲鳳揭帖：

順治九年七月初十日，准平南王咨前事稱：七月初九日申時，據□□□□翼署總兵官馬雄啓前事內稱：本月初四日戌時，捧接定南王飛諭內開：諸粵陸逼省城，勢甚猖獗，該鎮速調各路兵馬，盡赴平樂府，候調前進，不必顧慮他汛，其文官一併調赴梧州，事關□□，□刻爲歲。

又云：

據定藩左翼總兵官馬雄啓爲塘報緊急軍情事內稱：本月初七日，節□□報，想蒙睿覽。初八日寅時，職差官馬國用馬全於初五日越桂林水東門城下河二十里，覓得小船一隻，飛下報稱：初二日亥時，賊兵圍城，水泄不通，至初四日巳時，賊四面擁入，當聞定南王自盡，其後殿自焚，小王子不知下落。賊首內有王子，併馬進忠，又右軍都督府王姓等，俱現扎桂林，兵馬勢重。傳言四十營，□實不知多寡數目，賊撥直過平樂，現窺梧州。丙編葉八一二

定南王孔，卽謂孔有德。瑣聞續筆記有德之死，爲安西李定國所執，束以布，灌以脂，焚之：

……孔有德之據桂林也，公來復桂，將抵江滸，有德易之，遣甲百副，過江迎拒，而有德率兵營城外以待。久之，不還，益以百副往。久之，又不還，再益五十副往。亡何，踉蹌奔北而還者，纔數人。蓋有德帳下甲三百副，皆敢死士，所至跳盪，無不成功者，從未折損一人。至此，殲幾盡。有德大

驚，命其中軍曰：爾駐此，扼而擊之，予入城調兵爲援，及入城，登陴而望，則公師已徑渡，城外甲，已盡殲矣。有德驚，懼不免，坐仆於地曰：神至此乎？亟歸署，倉皇自縊，而師已蟻附登城，旋入署，執有德，束以布，灌以脂焚之。

此亦「爲天下除害」也。按有德自稱大聖之後，實毛文龍部曲，清太宗天聰七年實錄稿有「遣人致書毛四」一言，且曰「張文煥來」，其書載丙編葉二四，卽金國汗致列公書，書內亦有「張文煥來」四字，以此知列公卽爲毛四等。蓋文龍據皮島時，其部曲多取毛爲姓，有德曰「毛四」，金人習知之，因文龍在日，金人固嘗頻頻往來也。文龍誅後，有德以遊擊隸登州巡撫孫元化標下，崇禎四年，關外告急，有德奉命援凌，觀望不前，十一月二十八日，叛於吳橋，撫標遊擊耿仲明，亦與有德合。毛霦平叛記，卽爲此而作，平叛記謂崇禎六年四月十七日，孔有德耿仲明走瀋陽北去，並謂自發難至此，凡十有八月而始定。丙編葉二七天聰七年四月都元帥下東來各官數目單，通計精壯官兵及家小，共一萬二千一百五十一名，其中副參遊等，凡一百零七員，又有管紅夷大礮參將二員盧之能程緜，火藥局參將賈志祥，火器營參將潘學，火器副將吳進盛。後來金人能自造西洋大礮，卽自此時始。未幾，有德更召都司尙可喜，亦叛降於金。其後清人數數深入內地，蹂躪京畿山東殆遍，有德等每爲之前驅，塗毒之慘，愈來愈烈，尤以山東爲甚。如崇禎十一年之「戊寅虜變」，據乙編葉二五二，濟南一處，便慘屠百萬。考之王錄崇德四年七月清主致明帝書亦有「死亡百萬，非朕殺之，實爾君臣自殺之」之語。殺戮之慘，於斯可見。時有德等已封王位，清初所謂三順王，卽謂恭順王孔有德懷順王耿仲明智順王尙可喜。順治六年五月丁丑，王錄載孔有德改封定南王，尙可喜平南王，耿仲明靖南王。當時清人於彼等，又簡稱三王。有德卽於改封之日，奉命率新舊兵共二萬，剿撫廣西，並令挈家以往。七年二月二十六日，更令續順公由山東南下，屬有德總統。有德嘗有不收降之令，故所至惟以殺爲功。蓋有德自崇禎四年吳橋之叛，至是死，凡二十有二年，嗜殺亦其天性。凡此嗜殺之事，今之殘餘檔案中，可以見之也。有德旣死，子廷訓，其後亦被殺，據王錄順治十六年四月甲寅條：

定南王屬下梅勒章京總管官兵李茹春奏：定南王孔有德子廷訓，順治九年失

陷桂林時，被逆寇擄去。今入雲南訪問，已於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遭李定國慘害。臣隨同平西王吳三桂等赴土主廟，迎廷訓櫬於臣營，容臣扶櫬回京。得旨：定南王子久陷滇中，尙冀大軍克取，來京有日，據奏慘遭逆害，深可憫惻，應行恩卹，並扶櫬歸葬事宜，著速議具奏。

與孔有德同死者，尙有順治十一年七月廣西巡撫陳維新一揭云：

據署左布政事右布政使王鑒鼎詳覆內稱……巡按王御史於順治九年二月初二日到省任事。……至七月初四日，逆賊陷城，在城內被賊拘執，印信敕書，俱在身上，爲賊搜奪，同一時被難司道各官，囚禁一室，後於八月初二日，李逆將王御史同署布政張星光投誠僞慶國公陳邦傅父子二人，俱肘鎖押解貴州獻俘去訖。昨於本年二月初五日，本司在衡州，有張星光家人陳德赴見，口稱：去年八月初二日，隨家主赴貴州，至八月二十六日解到，九月初二日，僞秦王傳將陳邦傅父子二人，俱押赴市曹剝皮，王按院與家主，俱行斬首，屍骸無存，小的幸存犬命，潛身漏夜脫逃。甲編葉三〇一

桂林破後，孫可望更發精兵五萬，直下辰州，順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有兵部題辰常總兵徐勇嗣男徐自貴爲父死最慘殘本云：

僞西府李定國，於五月內，連破靖武二州，六月內，復下衡永寶長四府，湖南一帶，僅存辰常二郡而已。賊連遣官四次來招，父據忠許國，斬使焚書。……孫賊聞報，堅意攻辰，復發高王楊莫四賊，齊下辰溪，父復添兵堵殺，苦戰兩月有餘。……距孫逆於十一月初一日。自貴州親下沅州，發前鋒僞將軍白文選等十數營，馬步精賊五萬有奇，於二十一日，水陸直下辰州，四面困圍。父卽督將兵出城，水陸迎敵，多有斬獲，不意副將張鵬星傷礮身死，因收戰兵固守。二十二日逆賊逼豎雲梯，鳴號齊攻，父方帶領親丁於東北角樓調度，距逆領衆突破東門，賊兵隨衆蜂擁入城。父當聞報，飛馳截堵，奈賊衆擠塞街道，父率銳甲巷戰，喊呼奮砍，緣賊衆蟻集，當被亂撅下馬，父又立刃數賊，衆寡不支，徑斃亂刃之下，血屍幾糜。賊見父死在地，手仍堅持刀把不放，復將兩手盡剁，找級而去，慘目傷心。嫡母曹氏，庶母楊氏胡氏等，幼弟祚泰等，至親男婦，遇害者三十九口，僅貴與義弟徐成名，奉差

在外，得免，親丁徐旺等，遇害者一百五十餘名，闔城文武官員，除守備李攀桂千總李鳳龍駕船得脫，其餘副參都守道府縣官，盡皆遇害無存。此父標隨征生員王介親見甚悉。甲編葉三四七

本內之孫逆，即指孫可望。是役，可望破辰州，止兵不進，獨定國銳甚，駐師長沙半載，日俟西師孫可望師，無應者，兵遂不敢下。當是時，永曆孱甚，所餘彈丸地，人皆輕之，不虞定國之銳也，皆大驚。見天香閣筆記。又按，本內總兵徐勇，據甲編葉一二二順治二年總督八省軍門佟殘揭有「英王招過寧南侯左良玉總兵張應祥郝效忠徐勇徐世忠，共兵馬四萬」一條。其到辰常總兵任，徐勇順治七年三月有揭云：「職於順治六年十一月二十日，當准前任鎮臣馬蛟麟移送辰常總兵官關防一顆」。又通鑑輯覽卷一一九己丑即順治六年正月，記徐勇之事亦有曰：「大兵知騰蛟入湘潭空城，遣將徐勇引軍入，勇，騰蛟舊部將也，率其卒羅拜，勸騰蛟降，騰蛟大叱，勇遂擁之去，絕食七日，乃殺之。」騰蛟即永曆帝督師大學士定興侯何騰蛟也。徐勇殺騰蛟，於此已三年，明人切齒於勇，故於勇之死，猶斷手找級而去。

湖南失事，其後經略洪承疇言之尤詳，茲據順治十一年四月十七日兵部題本，錄之如下：

該經略輔臣洪承疇題前事內稱……臣前暫駐武昌，詳查九年夏秋間湖南情形，見聞已悉，今身到長沙，詢之官紳士民，衆論益眞。臣看議得續順公沈永忠之剿撫湖南，值地方兵燹之餘，逆寇披猖之際，時勢誠屬艱難，整頓原非容易，但其奉命督統重兵，保障西南半壁，任甚大而責甚專。……乃平日怠縱廢弛，全無先事綢繆，以致鎮將離心，官民側目，一旦逆寇狂逞，用命無人，沅靖既破，武岡失利，永忠首先倡逃，鎮將隨後，驅官民同竄，遂去寶慶，走湘潭長沙，直奔岳州，文武官員，盡離城守，城鄉民人，避死山澤，此中外耳目所共知，有不待臣言之悉者。惟是九年五月盡間，賊離寶慶，尚有數日之程，六月初二日，永忠先離寶慶，六月初八日，賊始進入空城。又八月初六日，永忠離長沙往岳州，長沙城內，無官無民，一月有餘，湖南士民，至今嘵嘵嗟怨。臣今察議，如永忠自陳疏內稱：負恩負罪，雖蒙垂鑒，猶令靦顏視事，要之已蹶於前，寧堪於後。……是續順公之在今日，

衆心久失，暮氣難振，其情不得不辭，其勢亦不容不辭也。甲編葉三三三

沈永忠原駐劄山東濟南府，順治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永忠有一揭帖內稱：

順治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准兵部咨內開：覆奉皇父攝政王旨，着職官兵挈其家屬移駐湖南寶慶，統轄總兵張國柱郝效忠，復總統於定南王，力辦湖賊。

當時湖廣塘報奏章內所稱「公王大兵」，卽指永忠與孔有德之兵而言。永忠於順治七年十一月到湖南，自洪承疇謂「今之續順公不容不辭」，於是順治十一年七月內，得旨，調永忠回旗。

湖南之崩潰如彼，因之湖北亦不可恃，順治九年十月湖廣總督祖澤遠揭帖：其一曰民心：

卽以武昌一郡言之，省會素稱饒富，天府雄藩，今則兵火餘生，徒存瓦礫，編蒲暫息，朝暮苟延，父母妻子，潛遁梁子湖之中，一驚風鶴，輒負擔而逃，城成空谷。蓋餘虐憊心，多無固志，此民心不足恃一也。

其二曰民力：

楚省賦役最繁，平成之日，輸將恐後，今則兵火未息，又值奇荒，卽近如省會，民旣迫於饑寒，復又憊於征斂，逃亡死徙，在在不堪，此民力之不足恃一也。

其三曰錢糧：

近者楚省額賦，止八十萬兩，已不過江南一邑之多，而協濟則有浙餉，有鹽課。有江南之銀，江西之米，亦可謂緩急相濟，無虞匱乏矣。然派多積欠，解不如期，兵丁枵腹以荷戈，有司捉襟而露肘，額協兩餉，均不足給，此錢糧之不足恃一也。

其四曰兵力：

楚屬額兵四萬九千七百名，月糜金錢六萬三千餘兩，養兵辦賊，藉寇固圍也。楚俗向誇雄悍，然勇於私鬬，怯於公戰，見大敵至，不發一矢，輒鳥獸散耳。蓋緣南方之人，習於剽掠，旣未久練師中，又未屢經大戰，其去滿洲兵馬，不啻千百，沅靖之事，今可概見，此兵力不足恃又一也。丙編葉八二二

湖北如此不足恃，當時實受湖南之影響，順治十三年正月十六日承疇有揭云：

順治九年，偏沅撫院金廷獻，與續順公同事湖南，不能固守封疆，同逃岳州，已經部議明白，無容再議。

又云：

當黔逆肆亂湖南，文武俱奔避岳州，撫臣遲日益，猶借口遼遠，以鞭長不及爲諉，至武昌省會，正其駐劄彈壓地方，幾至空城。洪册葉一二〇

再查順治九年九月初六日戶部左侍郎王永吉奏本，其論此期湖南湖北之事，有一結語曰：

湖南守將，望風先靡，湖北援師，奉調卽潰。

不僅此也，時四川之川東川南，亦所在告急，通鑑輯覽卷一二〇：

劉文秀張先璧由永寧出敍府，白文選由遵義出重慶，會於嘉定，以圖成都。

同時廣東更有失地之報，順治九年十月廣東巡撫李棲鳳揭帖：

看得曹馬二賊，因廣西失陷，搖惑人心，甚爲猖獗，今臨武連山二縣俱失，連州孤城，曹馬二賊，兩路犯界，萬分喫緊。

又云：

據副總兵都督僉事茅生蕙連州知州崔思唯爲塘報事。本月十九日，連山失陷，縣官被擒，已於二十日具文飛報矣。……不料二十二日午未時分，馬賊帶領廣西叛兵共數萬，又勾引連山猺官房壯猷沈大業等，誘出猺人萬餘，四面蜂起，漫山偏野而來，共逼州城。又兼土賊彭鳴輸馮國荐等，鼓煽湟水羊旗一帶叛黨，偏插白旗，互相擊應。丙編葉八二三

以上只舉例言之，皆爲順治九年夏秋間之事，其時南疆之情形，誠岌岌可危。於是順治帝命敬謹親王尼堪爲定遠大將軍，兼程前進，且令廣東兩王之兵，亦盡付之大將軍。順治九年十月初十日平靖兩王揭云：

本年九月二十四日戌時，接奉天使賫到皇帝勅諭平南王尙可喜靖南王耿繼茂。覽王奏報，知定南王孔有德爲國盡忠，捐軀殉難，朕不勝追悼。故將敬謹親王尼堪爲定遠大將軍，挑選精銳官兵，使之統領，兼程前進，不久可抵廣西。王切毋憤恨，倘賊犯廣東，爾等宜圖萬全爲上計，俟大兵至日，盡付之定遠大將軍，愼毋輕舉，以失事機。特諭。丙編葉八二一

尼堪之大軍既出，初亦連勝數陣，然旋卽遇伏敗歿：

我大淸兵……定遠大將軍敬謹親王尼堪等，率師南征。次湘潭，馬進忠等遁去，大兵遂進，去衡山縣三十里，擊退其衆。兼程趨衡州，方列陣，定國兵已至，大兵奮力衝擊，定國兵敗走，斬獲無算。敬謹親王自率精騎追之，遇伏，歿於陣。定國乃收兵，退屯武崗。通鑑輯覽卷一二〇葉二壬辰九年十一月

時定國因駐長沙久，會恭順王率大兵至長沙，而定國亦以孤軍老矣，旋而南，恭順勇敢，追至衡州，定國伏兵叢薄間，恭順猛追不戒，卒中猓刃□□□□□□□天香閣隨筆卷一

筆記內，所謂恭順王，當係敬謹親王之誤。此敗歿之事，朝鮮孝宗實錄四年卽順治十年十一月壬戌亦有曰：

謝恩使洪柱元……回自北京。柱元等探問燕中事情……則言皇帝兄紅旗王廂南征敗死，餘軍輿尸而歸，上下憂慮，不遑他事，以此遲延云。卷一一葉四九

又五年二月丁亥：

冬至使沈之源等馳啓曰：淸國敬景王出戰湖廣，大敗而死。又遣世子率兵七萬出征，右眞王請勿勞師於新喪之餘，淸帝不從。卷一二葉三

曰「輿尸而歸」，曰「上下憂慮」，且又曰「不遑他事，以此遲延」，凡此，又皆朝鮮使臣當日目擊之事，而非得之傳聞者。卽此，可見其時南明之大勢。後來洪承疇於順治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更有一揭總括此時情勢曰：

人皆知逆賊孫可旺等抗拒於湖南，而不知郝搖奇姚黃一隻虎等衆肆害於湖北，兼以土寇附和，苗賊脅從，羣從搶攘，是湖廣腹裏，轉爲衝邊要害。臣今暫駐武昌，見聞最切，如辰沅靖州，見爲孫逆等賊盤踞，水陸不時侵犯，寶慶所屬之新化城步各縣，雖經歸附，而孤懸窵遠，屢報危急，交州府地界西粵，猺賊出沒無常，桂東桂陽，又與江西之袁州吉安各山縣接壤，有紅頭逆賊結聚，官兵見在會剿。至常德一府，前逼辰沅，後通澧州，苗蠻雜處，時常蠢動，卽衡州長沙，雖已收服，而逆黨觀望，實繁有徒。此湖南之情形也。以湖北論之，漢陽黃州安陸德安四府粗安，而鄖陽之房縣保康竹山竹溪四縣，有郝搖奇劉體純袁宗第等諸寇，窟穴於羊角等寨，每營萬餘，虎距縣

界，殺擄肆行。鄖縣鄖西上津三縣，前此尚恃一水可隔，今賊竟擄舟渡江，兩岸蹂躪。逼鄖陽僅數十里，近又自均州槐樹關渡河者萬計。襄陽之宜城南漳均州穀城四州縣，有一隻虎養子小李馬蹶子黨守素李世威等諸賊，住於七連坪等處，將居民逼挾供糧。光化縣倚山濱江，殘廢無人。荆州府屬之歸州，及巴東興山長陽三縣，接連西蜀，雖陞補官員，從來未入版圖，無任可到；爲姚黃王二王三等諸逆老營。而夔州之界，又有賊首譚詣譚韜諸頭目數營，俱窟穴於巫山縣等處，遊搶於彝陵宜都遠安松滋枝江伍州縣地方，鄖陽治臣朱國柱，屢報賊情緊急，亟圖會剿。此湖北之情形也。洪册葉六八

二　承疇之經略

承疇之經略南疆，歷時凡八年，其致勝原因，全在於兵馬錢糧之應手，故能以守爲戰，卒亡南明，而非以戰爭取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洪承疇內閣大庫奏銷册序，已詳言之，茲再將洪氏經略南疆之情形，記之如下：

順治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洪氏揭：

職查本年二月內，先准吏部咨，爲密題暫扣遠省銓補事，內開：接經略洪承疇密揭，報廣西眞切情形內云：細詳塘報，名爲恢復桂林省，其實止有附郭臨桂一縣，省城之外，止有靈川興安全州三州縣，餘皆逆賊盤踞，總兵馬雄止守梧州府一城。

又言湖北湖南情形曰：

辰沅靖州，見爲孫逆等賊盤踞，及荆州府屬之歸州巴東興山長陽，雖陞補官員，從來無任可到。洪册葉九七

此與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揭內所言情勢，仍無甚大異。其後雖孫可望自稱順治十二年出犯常德，又折兵萬餘，然其時辰州大勢仍在。且滿兵不能久駐常德，而欲承疇裁酌定奪，洪册順治十二年七月初六日承疇揭：

竊照辰州逆賊，於五月二十三日夜及二十四等日，敗挫之後，退扎麻衣洑，常德滿漢官兵，追剿已遠，回赴常德，幷職同固山額眞季什哈等，各統滿漢官兵，於六月初十日，自湘潭回到長沙各情形，職已於本年六月十二日塘報兵部在案。

又云：

五月十八日准蠻章京咨會，辰州水陸賊衆，俱已遁去。大兵倘在常德久駐，料豆糟刀，俱無所出，況天氣炎蒸，喘候裁酌定奪。

又云：

繼聞貴州發下賊兵象隻，已抵白溶地方，迎遇出犯常德賊兵賊船，復下麻衣洑扎營，候孫可旺僞令，再犯常德。職卽再移蠻章京，仍駐常德剿蕩，逆賊果於五月二十三日夜出犯，遂經蠻章京督率滿漢官兵設計出奇，以少擊衆，大獲奇捷，控賊前鋒，若專靠漢兵，誠有不能，於此，益見深賴滿兵之大力。但逆賊大勢，全聚辰州，情形叵測，職同固山額眞季什哈等公議，卽於六月初二日自衡州移赴湘潭，以備常德合勦，併就近防固長沙益陽，仍可兼固寶慶等處。

此云「專靠漢兵，誠有不能。」然則淸人，又何以專靠洪承疇？且前此敬謹親王之輿屍而歸，亦爲當前之事，承疇豈遂忘之？而乃曰深賴滿兵大力。此言是否出於承疇本心，抑或只爲獻媚之計，可以不論。然如大兵不服水土，則是實情，故曰天氣炎蒸，喘候裁酌定奪。至於糧草俱無所出，亦爲大兵不能久駐原因之一。已而荆州更有請兵之事，如承疇殘揭曰：

順治十二年八月初五日，職准兵部咨開：該荆州總兵鄭四維題爲……孫逆僞張將軍崔將軍糾合夔歸等州賊渠譚詣王大年等，陷彝陵，扎黃陵廟。又多置掘鍬，欲挖掘荆江。……請蚤調漢滿重兵，嚴限前來，以濟燃眉。

因之承疇遂上「逆賊狡逞已著，急請厚兵協剿，懇賜速調勁旅，蚤圖封疆要地」一疏 甲編葉五五。由此一疏，可見其顧東不能顧西之狀。承疇於順治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奏之淸帝曰：

見在官兵甚爲單薄，顧東遺西，顧南遺北，戰守尙難分布，開拓未有根基。卽恢府復縣，可以取必，而進寸無兵，駐守無糧，旋得旋失，數年往事，可爲明鑒。

又云：

爲今日計，必得議增官兵，俱行齊集，營伍成立，士馬養銳，至來歲秋冬之

交，方可議與進剿。

且曰：

倘若彼時事機未能湊合，職亦不敢輕舉妄動，以成不了之局。

揭內曰「兵力單薄」，然當時與承疇同事之湖廣總督祖澤遠，則曰「湖廣一省主客數十萬」。如順治九年十月祖澤遠殘揭：

通計主客數十餘萬。若以所撥餉銀十萬，米二十萬，尙不足一二月之需。此日尙屯岳郢，將來征進湖南，時日難計，在彼既無預儲，在此又無接濟，數十萬衆，何以言飽騰也。

又十三年閏五月殘揭：

查順治十三年分，主客官兵應支餉料，除將本省本年正雜各項錢糧抵支外，計缺額銀二百零七萬五千一百有奇。

同年九月又有一揭曰：

湖廣省十三年分，滿漢官兵俸餉等項，共該銀三百二十一萬四千八百兩零。此湖廣一省，卽數十萬衆，歲支餉銀三百二十餘萬。更以此爲例，試言當時平西王吳三桂等駐劄秦中之大兵，如順治七年四月初一日陝西三邊總督孟喬芳殘揭：

秦中歲計兵餉與征川兵丁家口坐糧，共三百五十九萬有奇，內除秦賦熟糧併錢息，共一百八十六萬餘兩，每歲缺額一百七十三萬有奇：

又同年三月十九日揭：

楚漕運送維艱，一有至漢者，平西王與固山墨勒根蝦下滿漢官兵，擁赴江干，登舟爭領，其不敷之糧，業發數十萬金，召買接濟。

是平西王等之兵，坐糧三百六十萬，亦當衆數十萬。而此平西王等之兵，至順治十三年仍駐劄秦中，是年八月承疇有揭云：

其四川陝西，職亦不敢先移平西王固山額眞侯及陝川督撫臣知會。

合而計之，當順治十三年間，秦中及湖廣之兵，均各數十萬衆。此項大兵，尙在承疇未任經略之前，卽爲此數。至於承疇任經略之後，其增添之兵，有八固山之大兵，有廣西新定經制兵，有承疇經略標下之四標五營，其後更有信郡王之大兵，又如廣東之八萬經制兵，承疇亦有酌量調撥之疏。凡此兵數，姑不必細算，但言順治

十二年十二月洪氏既有「不敢輕舉妄動」之疏，及十三年八月，承疇復有同樣一疏，曰「不敢輕舉妄動」。疏曰：

職以目前時勢，揆之職上年冬間具疏時，其情形實覺相同。而以目前兵力，度之職去冬具疏時，其兵力增添尙自有限。正職原疏內稱：倘若到彼時候，兵未能齊，糧未能足，或時事機會未能湊合，職亦不敢輕舉妄動，以成不了之局。

一疏再疏，俱以不敢輕舉妄動具題，最後致勝，卽在於此。惟是承疇自順治十年五月受命爲經略，至是已四年有餘，寸土未復，似有不了之局。而江南之銀，江西之米，以及部撥各省之協濟，悉入承疇之軍中，輸兵轉餉，勞衆傷財。所以當時兵部左侍郎王弘祚憤然曰：

竭天下物力，止足支應軍需。

支應不足，更催徵遼餉，以充軍需。順治十一年湖廣總督祖澤遠殘揭：

楚省玖釐遼餉，部開七十四萬二千四百七十六兩一錢六分三釐，乃按畝加派照田地山塘等項科算之數也。

又云：

以上民藩田，共加玖釐遼餉，實得銀五十二萬五千一百二十兩零一錢三分八釐八毫，未免與部數有差。但楚兵當兵火之餘，册籍無存，民多窮苦，旣經詳請前來，不得不據以上聞，冀皇恩于萬一也。

遼餉本天啓崇禎年間加派，原爲平遼之用，故曰遼餉。順治元年七月，攝政王多爾袞曾有蠲免之令旨，其後乃爲虛文，催徵如故。且卽用之於南明之役，亦當初之所不料也。

遼餉以外，凡擄獲之人，亦變價充餉，順治十六年正月廣西巡撫于時躍揭帖：

查得姜璉等賊屬妻妾婦女，變賣價銀一百八十五兩，係蒼梧守道變賣，於順治十四年六月初八日，徑行移解布政司貯庫充餉。

此姜璉等，因不肯降淸，故曰賊屬。凡此變賣人口之事，在順治年間，亦一大宗收入。變賣人口之外，又有查抄產業一條，順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河南巡撫亢得時揭：

准戶部咨：順治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奉旨：各省明季宗藩勳戚及叛逆產業，報數既多隱匿，輸租又復參差，弊端不一，殊可痛恨。嚴行確察，如過限不報，爾部卽指參處治。

又順治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偏沅巡撫袁廓宇揭：

廢藩遺產，業奉部文行令變價充餉，雖一錙一銖，亦足備兵馬一滴之助。一錙一銖，亦如此認眞，搜括之急，於此益顯。搜括不足，則又開捐助一款，順治十六年五月十八日湖廣巡撫張長庚揭：

准戶部咨：該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裔介題前事內開：捐助之賞宜懸一款。臣部查捐輸糧餉，作何優異，向無成例。查有勸□一項，凡士民捐米至五十石或銀至一百兩者，該地方官給匾示旌，捐米至百石或銀至二百兩者，應給九品頂帶，再能多捐者，照捐數分別遞加虛銜，閑廢鄉紳，除大計貪酷失陷封疆外，能捐銀穀數多者，該督撫造册題報，勅下該部酌議。至於見任文武官員捐至一千兩以上者，酌量加級，一千兩以下五百兩以上者，優敍紀錄，五百兩以下一百以上者紀錄，生員監生，捐米三百石者，應敕禮部准加貢監。在案。今大兵進取滇黔，所需糧餉甚多，憲臣所議，似應可行。合行勅下各該督撫道，通行曉諭，如有情願捐輸者，該督撫查明照數收貯，以充兵餉之用，仍按季將捐過官員人等，開列職名具題，以憑照例議敍，俟大定之日，卽行停止可也。等因。順治十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奉旨，依議行。

觀其搜括之工，可見當時軍需之急。凡此搜括之銀，又須勒定限期催解，順治十六年十二月江南巡按馬騰陞揭：

准戶部咨……內稱：竊照大兵進取滇南，所用糧餉，皆計口授食之需，刻不容緩。臣部於每年正月內，預撥十分之八，六月內，找撥十分之二，近又照經略輔臣所議，勒定限期，請敕各該督撫按鹽諸臣，速行催解，去後。誠恐各省解運延遲，復於五月內，題請嚴催。在案。

如有遲誤，則題參隨之，順治十七年三月江南巡案馬騰陞揭：

准戶部咨：奉御前發下紅本，該本部覆准戶部密咨前事。查雲南大兵十七年分需用俸餉……此係緊急軍需，合請勅下江南督撫按幷巡鹽御史鈔關監督，

於文到之日，卽行解湖廣督撫轉運大兵軍前應用，如有遲誤，聽經略輔臣卽將經管各官指名題參，以憑從重議處可也。順治十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奉旨：是，依議速行。

然如完解更早，則有優敍之條，順治十七年二月初一日江西巡撫張朝璘恭謝天恩揭：

順治十七年正月二十八日，准吏部咨……查得經略輔臣洪 原空二格 題敍江西省將奉撥協濟餉銀八萬七千三百三十兩，完解更早，應將撫臣張朝璘從優議敍。

更有言者，卽餉銀催解如期，完解更早，而如買辦一事，則又苦累當時無數小民。順治十四年十一月湖廣巡按李贊元揭：

獨是湖北當兵燹之餘，地方凋殘，勿論城市鄉村，皆一望丘墟，其顚連困苦之狀，久在皇上洞悉中矣。然其所最賠累者，莫若運草一事。夫草爲大兵所需，而又准作正項，在官民可以不言苦，職亦何得代爲言苦，而無如大兵之所用者一，百姓之所費者不啻千百，正項之扣除有數，而額外之包賠無算。職查荆州需草，大略八百八十二萬餘束，澧州需草，六百三十八萬餘束，總派之各州縣，多者五六十萬，少亦二三十萬，近者相去二三百里，遠者至一千七百餘里，當其派買之時，或發經承，或付里甲，其中鑽營規避那移輕重之弊，所費常屬不貲，其苦一也。至拜兌銀兩，總計其數，尙不足脚價等用，官吏不敢任派費之名，只得於中先爲扣作仍照糧單收取，草束雖爲官買，實屬另徵，其苦二也。軍需所關，在上不得不飛票催提，立刻完解，官吏一時手足無措，未免百計哀求，冀緩旦夕，然其所費，又過半矣，其苦三也。及至買完起運，則鄉村人夫，擔挑背負，一人不過十束，一縣約須數萬夫，其工價盤費，將於何出？其苦四也。旣抵水次，覓船裝載，多不過五六百束，少止二三百束，價值僅四五兩，而一船水脚，約得五七兩，其苦五也。且水泛則有風波之險，水涸則有盤撥之勞，傾家喪命之事，往往見告，其苦六也。卽晏然無事，得到軍前，而各處所解，一時雲集，在放者不能盡放，則收者自不肯全收，惟恐朽爛，將問之何人賠補？不得不留原解，等候

收放，能幹者猶然在先，愚懦者終屬在後，坐守批迴，動經歲月，其苦七也。南方地多凹下，水濕所浸，鮮不朽壞，一經駁回，則從所費另是一番，每每返轉數次，不能結局，其苦八也。諸如此費，萬不可少，官既不能神輸鬼運，而一派之民間，則額外苛索之控告，紛紛而來，欲不勉強辦解，而遲誤軍需之參處，又復重至，勢處兩難，百計無由，其苦九也。況由下而上，不知經幾追呼，經幾敲朴，始得入州縣之庫，由上而下，又不知經幾剝削，經幾侵沒，始得到百姓之手，然所得亦自無幾矣，其苦十也。種種賠累，難以悉舉，當此軍興旁午，國用浩繁之際，若不急爲通變，萬一物力告匱，兵民不交受其困乎？

又失名殘揭：

該通判李勳，遵照奉旨及憲批事理，卽使單騎前往各該州縣，督同各該管印官，親詣各役住所，喚集里隣，將該役所有家產器具妻子，從實估變。……卓企通卽希運家屬卓秦道，未完醴泉縣草三萬四千四百五十三束半，據該役續納幷家產估變，共完草一萬四千七百三十五束三斤八兩，尙欠草一萬九千七百一十八束，家產盡絕，取具該管印官幷里隣甘結，造册齎報。楊學孔家屬楊成名，未完咸寧縣前派草七萬五千一百二十束六斤，家產估變，已完草一萬九百一十三束五斤，家產盡絕，取具該管印官幷里隣甘結，齎報。……此殘揭，厚約四五分，所載皆家產盡絕之人，今不能悉錄，但舉例於此，以見承疇用兵之時，固尙有無數小民，爲彼拖累而死。至若買糧運糧之困難，試觀此派草運草之事，更可以想像。於是當時之浮議，因之而起：

今徵兵轉餉，騷動數省，大爲民生困弊者，莫甚於滇黔之賊。蓋自張逆西充授首之後，餘黨敗遁，鼠竄滇南，猖獗於楚，蔓延於粵，狡啓於川，雖屢經大創，而根株未剪，皇上赫然震怒，始命輔臣視師，專辦此寇，漢滿大兵，雲集湖南，以至兩廣三巴，非兵之不強，餉之不足也。兵強餉足，而封疆之臣，畏難避苦，利鈍功罪之念，先入於中。……且孫賊敗潰於湖南，李賊敗潰於廣東，其勢漸成瓦解。臣聞非動不足以致靜，非勞不足以求逸，今湖南兩廣，俱有重兵，平西王固山額眞侯墨勒根蝦之兵，現屯漢中，蓄銳甚久，

誠能早決廟算，定期合剿，約會師期，分道並進，首尾夾擊，賊力有幾，豈能四面支持？誠一勞永逸之計也。甲編三六六葉

然順治帝固嘗親語承疇曰：

卿練達民情，曉暢民事，特假便宜，往靖南服，一應調度事機，悉已委託，凡有奏請，朕靡不曲體，內外諸臣，須同心共濟，著照傳諭遵行。王錄順治十年六月丙申

卽固守一事，清帝與承疇，更彼此一致，且爲之儘力接濟，務期足用。洪册葉九八載順治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洪氏揭：

職欽奉聖旨：粵西糧餉不足，鎮將等官孤危，仍著經略輔臣確查所轄五省內僻壤地方官兵，酌調防守，務使巖疆重地，固保無虞，兵馬應用糧餉，行催運解接濟，勿令斷絕，務期足用，以資飽騰。

曰「防守」，曰「固保」，換而言之，卽承疇所云「不敢輕舉妄動」之意。此種主張，直至孫可望未叛之前，首尾凡六年，並無絲毫變動。雖然，清帝於承疇，固信之任之，不至爲浮議所動，然承疇爲此，亦間有不安，於是順治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具揭自陳不職之狀曰：

以職見年六十有四，凡內外諸大臣，未有如職年最老者。鬚髮全白，牙齒已空，置身兵民之上，自覺形貌無色，比之告老之年，休致已爲後時。疾則右目內障，久不能視，只一左目，晝夜兼用，精血已枯，加以風氣水土，異熱異濕，少壯尙不能堪，衰老尤爲難耐。職受恩深重，處任衝邊，將士觀望，雖多染病在身，實則諱不敢言。若職之任事無能，計時將及三載，一籌莫展，寸土未恢，大兵久露於外，休息無期，民人供億於內，疲困莫支，已見老師費財，剿撫未有頭緒，自知任久無功，罪狀有如山積。……伏乞皇上亟賜罷斥處分，以彰黜陟大典。丙編葉一六。

此只爲照例之事，其後順治十四年六月三十日更有病勢轉加一揭云：

竊職患病情形，先於本年六月二十一日具疏奏報，計時下已達宸聽。詎意職拜疏之後，六月二十二三日熱病大發，煩燥有加，每日自清晨起，直坐床席，一行臥倒，痰卽上壅，必卽時飲湯一二次，方可捱過一時，復不移時，

而喉舌焦乾，氣不能出，又再飲湯，捱過一時，自辰至酉，時時皆然，竟日米粒不能下咽，又全不思米食，一切事務，全難看視。至夜間自酉至卯，沈重尤甚，每一合眼，則塘報本章，兵馬錢糧，俱聚胸中，魂夢思想，語言顛倒，卽已喉舌焦乾，一更飲湯二三次，方可捱過一更，稍一停歇，則喉舌又枯，氣竟隔斷，復如是飲湯至四更，殆五更以後，始得略息。□到次日之辰時，仍復照前日光景，至夜間，光景又復如前，如此者已將及十日，米食全不想下咽。且胸膈積滯，內火閉結不通，亦已及十日，鎭道臣日延醫共商方藥，並未見效。計職自六月十一日受病日起，至今二十九日，已一十九日，蓋由六十有五之年，血氣久衰，精力耗盡，以致如此，此長沙駐劄固山額眞梅勒章等親看，幷在城文武大小各官各面見通知。職自思職賦命勞苦，碌碌一生，至於今日，特蒙皇上破格鴻恩，愈加竭蹶，矢圖報稱，惟以湖南四載，足當加歷數年，水土大異，瘴癘交侵，今年大旱酷熱，尤不能堪，遂致疾病一時大作。目前緊急重務，心欲辦而力不能支，目欲視而神不能及，稍一停緩，則兩三省本章塘報，兵馬錢糧，俱不能親行料理，職心益迫，職病益加，楚粵係何時地，經略係何責任，乃如此病勢沉重，緩急何能有濟？在職一身，固不足惜，倘使有誤封疆大計，關係匪小。……職不敢不將職患病危篤眞情，再自據實呼告於君父之前，謹伏枕叩頭奏聞，伏乞皇上睿鑒，早賜裁斷施行。

此疏內容，不必爲之分析，且言承疇束裝之情形，順治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承疇揭：

職今卽在束裝，等候北行。惟是經略標下，尙有旗下領兵蝦員，與八旗官員甲兵，應留應撤，宜爲預計。

又云：

部咨內云，今若不設經略，將原調官兵，一併撤回。

此云經略不設，眞天與南明恢復之機。所不幸者，彼反覆無常之孫可望，乃忽於此時，竟奔投承疇而來。可望之來，並送一揭：

秦王孫可望謹揭爲深懷皇恩願取三省上獻以大一統之盛事。竊望以關西布

衣，適丁明季喪亡之際，不自甘於輦下，遂稱藩於滇黔楚蜀之間，亦曰中原逐鹿，人各可得，非簒奪之可比也。嗣而救奉永曆，不過念食先德，不忍視其顛沛，虛擁以明循分，私擬尙可倣於桓文，故歷年收拾士民，訓養士卒，不過期保所得之土地耳。孰知遭家不造，恩拔之李定國，不思矢志報稱，反橫逆不馴，借永曆之名號，時見凌削，兼誘逆黨劉文秀馬惟興白文選等，反攻內擊，使望既恨用人之非，復悔識時之暗。夫以奴叛主，情理固已變常，復以主所興立之主，挾制其主，憤懣更何自已。所以間關而來者，蓋仰慕皇上之聖明，經略之推置，豈曰聊以圖存乎？蓋將因兵於皇上，以雪望深讎也。倘蒙鑒此眞誠公忿，恩准發兵，而積怨獲復，則滇黔蜀地，願盡入於皇上之版圖，兵馬將士，願咸奉皇上之軍旅，望得爲太平編氓，實所厚幸，尙敢希冀乎？如皇上裁決不蚤，望讎無論矣，恐李逆收聚望兵，踞佔望土，則整頓既妥，動搖必難，他日皇上西顧之憂，正未有艾。望決不能據險以待，實慙大恥之未洗，將思隱忍以終年，又惜壯志之尙存，用是攜挈妻子，披瀝肝腸，仰祈垂鑒，賜之施行，則皇上一統之業永固，微臣不世之仇獲快，事爲兩利，機不宜遲，伏乞敕部速議，以便遵行。望於十一月十五日，已入寶慶，中右兩路總兵，始也防望甚嚴，繼也視望於厄，今也禮望甚周，此皆皇上沾渥所被，益服皇上任人之賢，故因奏請而併及之，望可勝悚惕待命之至。爲此，除具奏外，理合具揭，須至揭者。右具揭帖。順治十四年十一月日。丙編葉一七六

同年十二月初六日，承疇以可望之言，具揭於淸帝：

投誠僞秦王孫可望自稱……自順治十年岔路口一戰，殺敗滇黔兵衆甚多。十二年出犯常德，又折兵萬餘。兼以數年之內，湖南廣西，以守爲戰，無隙可乘，遂致雲貴內變，而決計奔投。甲編葉五八三

曰「以守爲戰」，曰「無隙可乘」，此皆承疇平日固守之功，亦卽承疇數年來最得意之作。至若孫可望自稱岔路口戰敗一言，亦係孫可望自作不靖，率兵追李定國，致爲淸兵所乘 通鑑輯覽卷一二。葉二。因孫可望之叛，於是承疇更自言數年來招撫之功曰：

看得僞秦王孫可望，盤踞雲貴，已經多年，屢歲勤兵，未能得獲。今慕義輸忠，率衆歸順，此皆皇上天威震疊，仁恩覆被，數年來文德綏懷，凡從前已經投誠都督總兵，及近年荆澧彝陵投誠總兵副參等官，皆蒙皇恩破格賞賚，優陞職級，風聲遠傳，窮谷週知，故使僞王信服，一旦悔罪歸心，以光朝廷大一統之盛。甲編葉五七九

孫可望本張獻忠養子，獻忠在蜀，置平東定西安南撫北四將軍，以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四人爲之，又以孫可望爲前軍先鋒，流賊中，有號一堵牆者，卽孫可望也，見劉獻廷廣陽雜記。及獻忠敗亡，徐鼒小腆紀年記孫可望之言曰：「我輩汗馬二十年，破壞天下，張李究無寸土，而淸享漁人之利，甚無謂也。我當挈天下，還之明朝，一雪此恥耳。」於是請附永曆帝，求封爲秦王，終以賊性不改，稱兵挾制，反戈相向，及爲李定國所敗，始以窮蹙奔投洪承疇。跡其反覆無常，實爲險賊之尤者。當日洪承疇因欲利用孫可望爲收復雲貴榜樣，於是奏之淸帝曰：

至於僞秦王孫可望，傾心向化，應作何賜封頒賞？恭候皇上破格優異，以爲收復雲貴榜樣。

其後洪承疇，終以此榜樣亡南明。凡此榜樣，承疇當初亦攜帶有之，卽如年老多病之白廣恩，亦攜之同行，曰「白廣恩年老多病，可爲招撫榜樣」。年老多病之白廣恩，且可爲榜樣之用，則是承疇不戰而勝之原因又可知矣。再舉例如下：

順治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洪揭：

察鑲白旗下阿達哈哈悉周師忠，自順治四年原以總兵領兵湖南投誠，蒙平南大將軍恭順王委署總督雲貴管偏沅巡撫事，後有會推巡撫線縉到任，乃交代回旗，見有原給印信令牌，已經職面驗可據。凡湖南粵西賊情地理，本官皆所週知，職於十年六月內，請旨調發隨征，十一年三月內到湖南，專用以力任招撫。隨於十一年七月內，招有僞總兵胡濯龍等多人，經職具有宣布皇仁招撫官民來歸事一疏。順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旨：據奏，招撫多人，安插得所，深慰朕綏懷至意，有功文武各官周師忠等，卽與分別議敍，胡濯龍作何錄用？該部知道。欽此。已經部覆，周師忠招撫有功，應俟滿洲講功之日，另議。奉有諭旨。續據本官又招有僞將軍李有實等，又經職具有湖北

山寨渠魁率衆向化等事一疏。部覆，周師忠設法招徠，應俟滿洲講功之日，另議。順治十二年十月十四日，奉旨，依議。

曰「專用以力任招撫」，可見其以守爲戰之時，全副精神，全在招撫，期收不戰而勝之功。最有趣者，卽此希用招撫之事，當時上下皆欲以爲功，至有假做孫可望兄弟，而曰「要做箇奇男子」者。殘餘檔案中，有此三法司一殘件，頗可看出當日洪承疇廣求「孫可望的線索」之用心。照錄全文，以見其大概。殘件曰：

上缺 日前赴總督馬部院案□□□□□蒙兩部院兩次面訊國柄，盤詰孫逆來歷。比國柄先又不合仍前朦混，希用招撫，復思李國忠原是假認，慮恐重究，始將前項假詐情由吐出。當蒙兩部院將國柄與李國忠李先春鎖押，幷國柄在官家人陸貴張四，差役于十二月初六日發司研審間，值太平府郝推官謁見，本司隨同該廳當堂公審，據國柄備供前情。又審李先春供稱：儀眞人，自幼習武，曾於明季做撫院標官，鼎革之後，務農爲業，向與朱巡道相知，朱巡道革職回來，路由儀眞經過，與身相會，要得投用報効，於今十一月內，聞知兩廣部院來省，朱巡道遂去投見，情愿招撫，蒙李部院收用。此時有李國忠口稱也要投赴李部院効用，身遂引他見朱巡道，比朱巡道說，如今効用，要做箇奇男子的事，須得一人做孫可望的線索，方可進身，與李國忠商議。李國忠遂假做可望兄弟，朱巡道方纔收用。身原與李國忠不相識，見他是同處人，引見投用是實，並不知別情。又審李國忠供：係揚州泰興縣人，向年曾在淮揚陳撫院標下康守備營中食糧，後因陳撫院衙門奉裁，身歸家務農，聞知兩廣李部院經過，身欲投效用，不意遇着李先春，說朱巡道已蒙兩廣李部院收用，他今要人，遂于初二日，引身投見朱巡道。因朱巡道說，要招撫孫可望，叫身認孫可望兄弟，爲線索之人，好去投見，你若不認，我便不用你了，身因而依允假認。身係揚州人，從未到四川，並不知孫可望的事，實不是孫可望的兄弟。及復訊國柄供稱：國柄欲捐軀報効朝廷，求李部院收用之意甚熱，借此以爲進身之計，實係國柄錯誤，並無別項非爲，可歃血天地鬼神，伏乞鑒宥。等情。

殘件內，所云總督馬部院兩廣李部院幷朱巡道等，此可置之不論，惟「須得一人做

孫可望的線索」一言，值得吾人研究承疇之心理，更能明瞭承疇之伎倆，只可施之於反覆無常之孫可望，故廣求線索，明目張膽以爲之。其於李定國，則絕不敢以此嘗試，而曰「務在除滅」。因李定國志在「努力報國」，決不肯與彼等同流合汚也。

李定國初與孫可望並爲賊，蜀人金公趾在軍中，爲說三國演義，每斥可望爲董卓曹操，許定國以諸葛，定國大感曰：「孔明不敢望，關張伯約，不敢不勉。」自是遂與可望左。及受桂王封爵，自誓努力報國，洗去賊名，百折不回，殉身緬海，爲有明三百年忠臣之殿，則亦傳習鄙書之效矣。陳康祺燕下鄉脞錄卷十

覺阿開士言：定國初在賊中，觀伶人演諸葛武侯拜表出師事，遂決計歸明。云得之顧公燮丹午雜記未刪本。葉廷琯鷗陂漁話卷二

公李定國用兵如神，有小諸葛之稱，紀律嚴明，秋毫無犯，所至人爭歸之。軍中室家老弱，各爲一營，皆有職事，凡士伍破衣敝絮，皆送入後營紉織，爲襯甲快鞋之用，無棄遺者。乘勝破敵，直抵長沙，續順公死逃焉。有湘潭諸生，苦兵擾，請援，公曰：「亟去，師卽至矣。」諸生尙在道，而師已抵其境克捷矣。不意可望內叛，公回擊之，日有格鬬，可望敗，公逐之，凡可望所署心腹據城邑者，皆背可望而歸公，可望大恨，遂投清。使無此內釁，大功成矣。瞜聞續筆卷二

李定國始封秦王，秦王，孫可望所欲封者也，怒甚。入朝詰議者，使人刺殺首相嚴，於是秦王歸可望，而定國改封安西矣。定國兵三萬，頗精練，盡心於永曆，可望則擁三十萬衆，當雲貴之門戶，有逆意，甲午冬，永曆密勅定國來安隆護駕，中途爲可望所獲，可望怒甚，僇大臣數十員。兵部雷振福憤其跋扈，疏其二十四大罪上之，歸而自縊死。天香閣隨筆卷二

明春，予至楚，長沙人皆言定國兵律極嚴，駐師半載，居民不知有兵，入市輸買。定國所將，半爲獿獿猺狫，雖其士官，極難鈐束，何定國禦之有法也？予又聞癸巳，定國復攻桂林，廣南出象，古以戰，定國以之攻城，桂林城門，爲象坐闢，城中皇急，以火禦之，得不破。軍營城下，營中寂無聲，

明日，銃三聲，師盡撤矣，城中猶不知。二日，發馬往討，始知在象州歇馬。紀律如此，可謂節制之師。故能以三萬之衆，出入兩廣，長驅千里，□□□□□□然恃其材武，連年攻戰不休，有敗道矣，此兵家所戒，而定國不知，何歟？以古論之，定國其姜伯約之流也，天不祚漢，伯約何與焉？同上

李定國之攻戰不休，卽師諸葛武侯「漢賊不兩立」之意也，彼曾如此自言之。又關於孫可望記事，亦略附於後：

永曆之走安龍，孫可望將圖不軌，行在所，有古井，壓以巨石，上書符篆，可望詢之土人，云井有孽龍，昔張三丰鎖之於此，不可開也。可望恃有天命，強發之，水忽湧上，可望驚走，水已及可望膝。土人呼曰：此龍來朝王，王命免朝，則水退矣。可望且走且呼，連曰：免朝。免朝。而水來益甚，且及帝居。衆又呼曰：此龍來朝萬歲，以萬歲命免朝，水其退乎？遂聞之於帝，衆傳呼萬歲免朝，水應聲而退，復歸於井矣，遂更以石壓之。可望自是知天命不在也，其謀始頓息。廣陽雜記卷一

貴陽城西南，有聖泉，有貴人至，輒沸起，驗之百不失一。……陸郯縣次雲說，孫可望在黔中時，有僭逆之志，至泉卜之，水竟不至，可望怒，以礮擊之。今泉上石欄，礮痕尙在。池北偶談卷二十二

綿州鹿頭關龐士元祠　可望重修，有石坊，大書僞柱國太師兵部尙書，凡數百字，猶稱張可望云。池北偶談卷三

孫可望既因洪承疇之線索，叛明降淸，至是洪氏經略之功，當曰「大功卽成矣」。所以洪承疇一聞孫可望之來，不及察眞實，卽飛一章具奏曰：

但察孫可望，爲雲貴首逆，僭僞十餘年，投誠果否眞實？雖未可定，惟既有此情由，卽係重大機宜，時刻難以遲誤，職不敢以奉旨解任回京調理，致誤軍機。卽時面同固山額眞……諸臣，密加細議，以職親率軍前提督總兵……直抵寶慶，既可相機料理，又可面布誠信。

曰「果否眞實」，曰「惟既有此情由」，皆將信將疑之辭。當時承疇之精神，實因此事之鼓勵，而忽然積極，曰：「不敢以解任回京調理，致誤軍機」。以此言之，則承疇前日之解任調理，蓋又爲「避難」而作。其所言病勢之沈重，自然亦與此

「避難」有關。凡此情形，有順治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承疇之言曰：

經略四載，寸土未恢，正當兵馬秣厲之時，陡患危篤之疾，感蒙皇上恩准職解任回京調理，職捐糜頂踵，不足圖報。

又云：

順治十四年十二月初五日，欽奉上諭：經略輔臣洪承疇，前准解任回京調理，已有旨了。近聞病已痊愈，仍著留原任管事，親統所屬官兵，同寧南靖寇大將軍固山額眞宗室羅託等，由湖南前進，相機收取貴州。……職卽遵照兵部另咨奉有上諭詳確籌畫，相機而行。

又云：

以職年老病後，理宜控籲退休，而辭老避難，又是臣誼大戒。今再受上命，畀茲重任，益切兢惕，惟有振勵精神，勉圖竭蹶，愼終如始，與大將軍臣等，計畫萬全，實行剿撫，期無負皇上委用至意而已。甲編葉五八四

曰「辭老避難」，蓋未得孫可望線索以前之事，及旣得孫可望之後，則雖「年老病後，理宜控籲退休」，終以除滅南明，成功在卽，故不肯退休，而曰，「振勵精神，實行剿撫」。彼時南明，物力之凋敝，後來承疇亦言之，如曰：「迤西無糧，不可得食」。又曰：「軍民饑餓載道，死無虛日」。又貴州巡撫趙廷臣言貴州之狀曰：「有銀無米，採買更難」。又曰：「瓮蕨供飧，餓莩遍野」。凡此情形，可見彼時李定國在雲貴，支持之不易。何況又有孫可望之叛，於是洪承疇之三路大兵，始敢長驅無忌，卒亡南明。故曰承疇之經略南疆，乃在於兵馬錢糧之應手，以及得力於投降榜樣，而非以戰爭取勝也。

三　「大節有虧」

「大節有虧」四字，乃乾隆帝批評洪承疇之言，此是後話，且先言洪氏三路之師。此三路之師，當會議之初，承疇卽曰：「天戈所指，必見平定」。此時承疇對於平定，已有絕對把握。順治十六年閏三月二十九日承疇之揭曰：

僞永曆及李定國等，當三路大兵進取之時，卽逃遁於迤西地方，以致信郡王臣會發中路貝勒公侯伯固山各大人，統大兵追剿，並平西大將軍平西王臣吳三桂征南將軍固山額眞臣趙布太，各統大兵，同行追剿，直過永昌騰越及南

甸土司地方，今於閏三月二十四等日，先後回兵至雲南省城。

又云：

其在永昌一帶地方，週圍數百里，杳無人烟。甲編五九五

此杳無人烟之地，彼永曆帝如何可以立足？所以只有直走緬甸。於是洪氏又爲清人計算曰：

兵部密咨，令速攻緬甸。臣受任經略，目擊民生凋敝，及土司降卒，尙懷觀望，以爲須先安內，乃可剿外。李定國等竄伏孟浪諸處，山川險阻，兼瘴毒爲害，必待霜降始消，明年二月，青草將生，瘴卽復起，其間可以用師，不過四月，慮未能窮追。

又云：

臣審度時勢，權其輕重，謂今歲秋冬，宜暫停進兵，俾雲南迤西殘黎，稍藉秋收，以延餘喘。明年盡力春耕，漸圖生聚，我軍亦得養銳蓄威，居中制外，俾定國等不能窺動靜以潛逃，諸土司不能伺間隙以思逞。絕殘兵之勾結，斷降卒之反側，則饑飽勞逸，皆在於我。定國等潛藏邊界，無居無食，瘴癘相侵，內變易生，機有可竢。是時芻糧輳備，苗蠻輯服，調發將卒，次第齊集，然後進兵，庶爲一勞永逸，安內剿外長計。清史稿洪承疇傳順治十六年八月

兵部之密咨，仍與往日之浮議無異，而承疇之持重，揆之前日以守爲戰之意，亦前後一轍。如曰：「內變易生，機有可竢」。殆又期待第二孫可望，以成其「除滅務盡」之全功。所以清帝嘗謂承疇曰：

卿曉暢兵事，練達人情。

至若疏內土司伺隙一言，則更爲當時之實情。如洪氏之疏剛上，而九月初十日信郡王鐸尼等土司作叛之奏卽至。奏曰：

沅江土知府那嵩那燾父子主盟，勾連各土司，歃血鑽刀，眞眞作叛，若不剿除，則地方震動。且李定國將子妻送往沅江土官爲質，將金銀財物抬送沅江土官，叫沅江幷普洱土官由臨安出兵，候大兵出邊進剿，就來搶雲南。

李定國嘗有生不入虜境，死卽埋異域之言，故與清人不兩立。其於洪承疇，則曰

「洪酋」，尤有不兩立之勢。所以李定國但有一線恢復之機，卽不計成敗利鈍以爲之。李定國之爲人如此，於是洪承疇更不肯放鬆，順治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承疇揭：

職遵奉上諭，大張告示，廣布朝廷救民水火盛心，併通傳緬甸等處，俾逆賊李定國等無所逃匿。職今卽同各大臣議撰告示及書劄各項，酌量分發，用彰皇上綏懷德意。甲編五九七

書劄載故宮文獻叢編第二十四輯，錄如下：

劄付緬甸軍民宣慰使司稿。

欽命經略湖廣江西廣西雲南貴州等處地方總督軍務兼理糧餉太傅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督御史武英殿大學士洪 原空二字 奉】皇帝特諭。劄付緬甸軍民宣慰使司。照得】明運告終，草寇蜂起，逆賊張獻忠，流】毒楚豫粵蜀，屠戮幾無噍類，實爲禍】首。旋致闖賊李自成，同時煽亂，破壞明室。我】皇上原欲與故明講和，相安無事，惟因明祚淪亡】，生民塗炭，不忍置之膜外，乃順】天應人，殲滅羣兇，復故明之讐，雪普天之恨，不】兩年間，統一區宇，臣服中外，殊方絕俗】，罔不慕義嚮風，梯航稽首。惟獻賊遺孽】李定國，自知罪惡滔天，神人共憤，鼠竄】雲南，假借永曆僞號，蠱惑愚民。不知定國】既已破壞明朝全盛之天下，安肯復扶】明朝疏遠之宗支，不過挾制以自專，實】圖乘釁而自立。橫肆暴虐，荼毒生靈】，漢土民人，肝腦塗地，實難堪命。我】皇上乘龍御天，已慶萬國之攸同，豈忍一方】之失所。爰整】六師，掃除寇氛，救民水火，用全中國版圖】。至於徼外邦隅，素堅事大之誠，俱在懷】柔之內，自弘綏育，決無戕害。茲惟定國】聞風先遁，暫逋天誅，如容納無人，則住足】無地，坐斃指日。有能擒縛解獻，則奇功】偉績，立奏】上聞，優加爵賞，傳之子孫。倘或不審時勢，有】昧事機，匿留中國罪人，不惟自貽虎】狼吞噬之患，我兵除惡務盡，勢必尋跡】追剿，直搗區藪，彼時玉石難分，後悔】無及。至聞永曆隨沐天波避入緬境，想】永曆爲故明宗枝，羣逆破壞明室，義】不共天，乃爲其挾制簸弄，勢非得已。今我】皇上除李自成張獻忠李定國，爲明復不世】之讐，

永曆若知感德，及時皈命，必荷皇恩，彷古三恪，受福無窮。若永曆與天波執」迷不悟，該宣慰司歷事中朝，明達權變」，審順逆之機，早爲送出，當照擒逆之功」，不靳封賞。不然，留匿一人，累及全屬疆」土，智者必不爲也。安危利害，止爭呼吸。本」閣部欽遵」上諭，備達機宜，惟該宣慰司實輸誠悃，卽」速具報，以明歸附。須至劄付者」。順治拾陸年玖月日。

因讀此劄，乃又想及一事，卽本文第四章第一節所引洪册對於剃髮爲民之遂平王，且嘗奏云應行正法矣，以此爲例，則是洪承疇之必欲除滅永曆帝，更必然矣。如甲編葉五九五承疇揭曰：

惟是僞永曆及李定國等一日未滅，則雲南一日未得平定。

此時之洪承疇，據甲編葉五九八洪氏之言曰：

職右目久已失明，左目今全昏瞶，行路須人扶掖，文字不能看見。

字已不能見，則是承疇之失明可知。其爲此言，蓋有不得不控籲退休之勢。然猶爲清人檄緬甸，獻永曆帝。揆其用心，固以「除滅務盡」爲安。亦卽「待彼獻出，自然由我」之意。且此「自然由我」之說，前已有例，如承疇之於鄭芝龍，始誘以王浙江福建廣東三省，繼挾之北上，終又殺之於北京。故劄付之言，如何可信？其後永曆帝卒爲吳三桂所害，卽此「自然由我」之類。永曆帝旣爲吳三桂所害，未幾李定國亦卒於軍：

壬寅五月，定國走猛臘，士馬死亡日衆，乃置醴自述平生所爲，如天命已絕，願速死，毋苦衆人。未幾，永明王被殺之信，從雲南至，定國遂病，六月二十七日，卒於軍。劫灰錄

上幸緬，定國方提兵屬境，亦忠武渡瀘深入之意。而賊臣反面，以清人假漢裝，云來扈駕，上遂蒙塵，公聞之，憤懣而卒。瑣聞續筆卷二

劫灰錄一書，有李香引增注云：定國臨終，謂其子嗣興及靳統武，有「任死荒徼，毋降」之語。又高芾堂於李定國之死，有「正氣留天壤」詩句。與高同時之葉廷琯，則有云：「諸葛出師同盡瘁，祝宗祈死亦成仁。難存絕域流離子，足媿中朝反覆臣。」鷗陂漁話此「反覆臣」三字，卽指洪承疇等。總之，洪承疇吳三桂孫可望等，其兇盜之行爲雖殊，而其爲兇盜之心則一也。

後來康熙十八年九月雲貴總督周有德有一啓本論承疇之功曰：

順治九年因楚粵滇黔諸省，猶未全開，乃以閣臣洪承疇爲五省經略，卒至內外統一，彝士咸服。承疇本是漢人，世祖信之獨眞，任之獨專，用之獨久，是以數年之內，混一區宇。承疇實不負先帝，亦承疇實不負經略矣。

又梁章鉅歸田瑣記卷四洪文襄公一則亦稱承疇之功云：

公自順治元年入關，爲內院大學士，次年卽出駐江南，以次削平逋寇。後再出爲楚粵滇黔諸省經略，西南底定，其功亦偉矣。

按周氏啓本內，曰「承疇本是漢人」，曰「承疇實不負先帝」，此與今日之漢奸，實不負日寇，又何別焉？

當洪承疇受命經略之日，淸帝勅諭承疇曰：「功成之日，優加爵賞」。甲編葉三〇五此優加爵賞之事，有丙編葉九九二載部議洪承疇宜與世襲官職殘本曰：

今經略洪承疇請告休職，奉有洪承疇歷任巖疆，勞績素著，効力有年，念齒已衰老，准養病，應加恩典，爾部卽察例議奏之旨。臣等備載前例，或應照會典，或應照黨崇雅呂宮優眷，臣等不敢擅定，伏候睿裁。等因。順治拾捌年伍月十七日題，貳拾壹日奉旨：洪承疇自太宗時恩養以來，江南湖廣雲貴等處，經理軍務，効力疆場有年，勞績茂著，引與黨崇雅等加保傅虛銜，未足酬勞，宜與世襲官職，應與何職？著再議具奏。欽此。欽遵。於伍月貳拾貳日，抄出到部，送司。相應議覆，案呈到部。該臣等議得經略輔臣洪承疇，効力疆場有年，因齒衰目病，告請休養，屢奉恩旨，命臣部察例議奏。臣部以特恩出自皇上，未敢擅議，故查引黨崇雅等例，仍候睿裁。等因。具題。奉旨：洪承疇自太宗時恩養以來，江南湖廣雲貴等處，經理軍務，効力疆場有年，勞績茂著，引與黨崇雅等加保傅虛銜，未足酬勞，宜與世襲官職，應與何等？著再議具奏。洪承疇經理軍務，勞績茂著，相應給與叁等阿達哈哈番，世襲四次。理合具覆，恭候命下，臣部遵奉施行。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三等阿達哈哈番，淸史稿作三等輕車都尉，比之二等遊擊，猶下一等。所謂「功成之日，優加爵賞」，卽如此。最不値者，卽此三等阿達哈哈番，還係由許多笑罵換

來：

鄭公三俊，池州建德人，南京戶部尙書，轉吏部尙書，取入北京吏部尙書，以事充江寧驛徒，公至南京，靑衣小帽，至驛前，向驛四拜而去，遂歸建德。鼎革時，年九十矣，以老得不出。經略洪公，公之門人也，至池州，迎公，公怒罵，不納其使。經略大哭曰：「老師棄我矣」。終不見而去。廣陽雜記卷一

明末，崇明有沈百五者，名廷揚，號五梅，家甚富，曾遇洪承疇於客舍，是時洪年十二三，相貌不凡，沈以爲非常人，見其窮困，延之至家，幷延其父爲西席，卽課承疇，故承疇感德，嘗呼沈爲伯父。後承疇已貴，適山東河南，流賊橫行，淮糧運輒阻，當事者咸束手，於是洪薦百五，百五乃盡散家財，不請幣藏，運米數千艘，由海道運來，思陵召見，授戶山東淸吏司郎中，加光祿寺卿。不數年，承疇已歸順本朝，百五獨不肯，脫身走海，尙圖結援，爲大兵所獲。洪往諭降，百五故作不識認曰：吾眼已瞎，汝爲誰？洪曰：小姪承疇也，伯父豈忘之耶？百五大呼曰：洪公受國厚恩，殉節久矣，爾何人斯？欲陷我於不義乎？乃揪洪衣襟，大批其頰。洪笑曰：鐘鼎山林，各有天性，不可強也。遂被執，至於江寧，戮淮揚橋下，妾張氏，收其屍，盡鬻衣裝，葬之虎邱東麓，廬墓二十年而死。初百五結援時，手下有死士五百人，沈死後，哭聲震天，一時同殉，殆有慘於齊之田橫云。錢泳履園叢話卷一

黃道周至金陵，幽于禁城，旣而改繫尙膳監。……洪承疇承貝勒命，詣尙膳監請見。道周喝曰：靑天白日，何見鬼耶？松山之戰，承疇全軍覆沒，先帝曾設御食十五，痛哭遙祭，死久矣，爾輩見鬼，吾肯見鬼麼？遂閉目。江日昇臺灣外紀卷五

貝勒諸王，見道周抗節不屈，益重之，令人再勸。承疇亦遣門生往勸，道周書一聯：「史筆流芳，未能平虜忠可法。洪恩浩蕩，不思報國反承疇。」粘疇署前，疇見笑曰：「腐儒不識時務，毋使彼沽名，而反累我。」遂啓諸王，出道周於曹街，周從容自若，望南謝君恩，望東謝親恩，坐於舊紅氈，引頸

受刑，乃壬子日也。同上

黃石齋先生被執，拘禁中，洪承疇往視之，先生閉目不視。洪既出，先生舉筆疾書一聯曰：史筆流芳，雖未成名終可法。洪恩浩蕩，不能報國反成仇。蓋成仇與承疇同音也。揚于兩云。劉獻廷廣陽雜記卷一

史册流芳，雖未滅奴猶可法。洪恩浩蕩，未能報國反成仇。此江寧謠，書於烏龍潭者，跡捕甚衆。談遷棗林雜俎仁集

金正希聲初在詞林，□□之事，薦用申甫，甫敗，上疏自劾，願還山讀書十年，探討方略，爲國家收後效。甲申倡義於徽，所練士，皆拳勇便捷，可當一隊。不意有受清命爲間者，其人武健善談，公誤信之，以爲軍師，盡撤各隘口戰士，從習陣法，而以其偕來壯士百餘，分守各隘，清遂從撤防處入，間與壯士爲應，事敗，被執。至南京，見承疇叱曰：爾爲誰？衆呵之曰：洪內院也。公叱曰：安得洪內院者？我洪年兄讀書明義，松山殉節，先皇帝親哭奠焉，豈有靦顏偸生，自同狗彘者？此無籍棍徒，假借名號，以欺人耳。承疇伏几掩面，不能對，公大笑而出。畢命之日，整衣趺坐而受刃，友人江天乙及四輿人，皆從死。瞂聞續筆卷一

金正希先生就執……承疇遣金公一剃刀一帽，公怒擲地曰：取大刀剃吾頭頸，此帽堪溺耳。天一因取溺之。次日，同遇害。瞂聞續筆卷四

後王師襲績溪，執督師御史金聲。被殺時，洪承疇監斬，既死，屍不倒，洪入院，見聲衣冠儼然危坐，洪驚入內，恍惚不敢出者數日。朱叔梅埋憂集卷一〇

豫王北歸，承疇來代，衆謂疇陷身三載，未嘗受官，而一旦來江南，意有爲耳。疇至，竭力反面，誅戮忠良，不遺餘力。卽孝陵松柏，六朝以來，千餘年鬱葱未改，而承疇縱人樵採，不留莖草，眞可恨也。時有以不孝爲父母所訟者，疇拘至，詬曰：汝罪不容于死，汝知之乎？其人不承。曰：汝以不孝，爲父母所首，此十惡大逆，猶云無罪耶？其人叩首曰：有之，夙以愚贛失父歡，非敢不孝也，卽不孝，與今之不忠者等耳，何足罪？承疇愧恚，不敢復言，重懲之去。瞂聞續筆卷一

雲南永曆朝，丁酉科舉人江彧，才望士也，洪經略入滇，彧將隨公卓北上會試，謁見洪經略，經略不許，云崇禎朝舉人，許會試，永曆朝舉人，不許會試。彧曰：若以大清龍飛之日計之，則自天命元年始，將萬曆泰昌天啓崇禎四朝舉人，皆將不許？若曰崇禎固中國之主也，永曆先帝，聖子神孫，西南半壁，固大明之江山也，奈何所取之士，有異於崇禎之朝乎？吾知之矣，崇禎先帝，曾爲公設御祭九壇，固公之恩人，其所取士，得爲舉人，許其會試，所以報也。永曆先帝，公之仇也，所取之士，亦仇也，其不許會試，宜也。公怒，命扶出。廣陽雜記卷四

某中堂者，故明相也，曾降流寇，士論非之。老歸林下，享堂落成，數人直宿其中，天明，見堂上一扁云：三朝元老。一聯云：一二三四五六七，孝弟忠信禮義廉。不知何時所懸？怪之，不解其義。或測之云：首句隱忘八，次句隱無恥也。似之。

洪經略南征凱旋，至金陵，醮薦陣亡將士。有舊門人謁見，拜已，卽呈文藝，洪久厭文事，辭以昏眊。其人云：但煩坐聽，容某誦達上聞，遂探袖出文，抗聲朗讀，乃故明思宗御製祭洪遼陽死難文也。讀畢，大哭而去。蒲松齡聊齋志異卷十三

以上所記，多不合史實，然竟如是之多者，足徵清初之公論，亦吳偉業指吳三桂爲「衝冠一怒爲紅顏」之類也。至於孝陵松柏，摧毀不遺，則其必欲除滅永曆帝，卽此亦見其肺肝焉。清廷亦知其然也，其用之也，則因欲統一中國，舉朝無勝任之人，不得不姑以極才極惡之承疇爲之，及功成之後，則極惡之承疇❶，已爲無用，而表揚勝朝忠義，反爲先務之急，如李定國等之予僭予謚，孫可望之奪僭奪謚，皆其例也。他如可望之類，均有功不貸，洪承疇不得厚賞，正清人黜惡之意，並非當初之寡恩。又況鳥盡弓藏，兎死狗烹，由來之例甚多，承疇乃得以三等阿達哈哈番

❶ 極惡行爲，尙有陷害朝鮮一事，例如丁丑之役，朝鮮雖爲清人所屈，然因不能忘情明朝，是以暗中常常通情往來，其時洪氏方在薊遼總督任，故得悉知其原委。此等原委，洪氏於叩頭請降之後，盡傳其事於清主，以致朝鮮君臣上下，幾乎不能自保，可知當時貽禍之大，見仁錄二十年卽崇禎十五年十月己酉癸丑兩條。

榮身，亦已幸矣。然此皆承疇生前之事，承疇自知之，所不知者❶，乃其死後之豐碑，今仍巍然矗立於北平西直門外麥莊橋洪氏之墓地也。碑文曰：

原任經略湖廣江西廣西雲南貴州等處地方，總督軍務，兼理糧餉，太傅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武英殿大學士，三等阿達哈哈番，年老有病致仕，一品頂戴，謚文襄，洪承疇碑文。

稽古興朝，必有賢良之臣，生則榮以高爵，歿亦錫以豐碑，所以勸忠，蓋甚備也。爾洪承疇，才能敏練，器宇淵宏，我朝平定錦州松山等處，破明兵十三萬時獲爾，蒙太宗皇帝寬恩撫育。逮克取京城，大兵南下，爾圖報豢養之恩，督理綠旗官兵，協同大兵殲逆，首擒僞王，發獲奸細，招徠叛黨，除黨安民，所在著績。事竣還朝，仍贊綸扉，爾能夙夜宣勞，恪供厥職。旋畀爾經略五省，隨滿洲大兵，進取雲貴，招撫軍民士司，供應大兵糧餉，能濟軍需，邊疆有賴。克襄王事，屢建功勳，特授世及之榮，以示酬庸之典。忽聞長逝，甚悼朕懷，特賜謚曰文襄。勒諸貞珉，光及泉壤，國典臣忠，庶其昭垂，毋斁哉。康熙六年閏四月十八日立。

此碑碑文雖由內院撰給，而石碑則係承疇家屬自立，與當時朝廷爲公侯伯等建造石碑之定例不同。所以最後年月日，亦不敢堂堂正正書之，且又特注一「立」字，以示出於自立之意。自立石碑之例，今錄如左：

查順治九年，爲滿洲蒙古烏金超哈卹典事。內三院臣部公議具奏，奉旨欽定案內開載：圖章京梅勒章京侍郎學士，本身勤勞，阿思哈尼哈方等官病故，本家自立石碑，內院撰給碑文。順治十年五月初二日禮部題本

定例，本身所得公侯精奇尼哈番病故者，禮部具題，奉旨立石碑，碑文內院撰給，其碑工部建造。順治十二年八月初十日禮部題本

洪碑地址麥莊橋，距西直門外八里許，又名八里莊。碑文中，曰「寬恩撫育」，曰

❶ 不知之事，更有洪氏前後行狀合訂本，則尤爲自古至今所未有。據歸田瑣記卷四：相傳洪文襄公承疇，當明崇禎十四年松山被陷時，京時傳聞公已殉難，崇禎帝輟朝賜祭，其子在京成服受弔，撰行狀，送諸公卿矣，方祭第九壇，而公生降之信至，遂罷祭，而行狀已徧傳人間。歸本朝二十一年乃卒，其家再成服受弔，撰行狀，不復敘前朝事，但自佐命入關起。有好事者，嘗得其前後兩狀，訂爲一本。

「豢養之恩」，皆極輕薄之辭。又按「隨滿洲大兵」一言，隨字最不合史實，且最埋沒洪氏之報效之功，此應特爲說明者也。今按：

洪册葉八六順治十一年四月初八日揭：

本年二月內，臣於武昌起行赴湖南，欽奉聖旨，著固山額眞季什哈分領滿洲蒙古烏金超哈官兵，前駐長沙，與經略輔臣共張聲勢。

此滿洲大兵，卽前文常德作戰之兵，亦卽洪氏調度之兵。此外，又有信郡王等之大兵，檢王錄順治十五年八月丙子清帝亦有命經略節制之諭。諭曰：

遣章京魏黑傅達禮等，齎勅往諭信郡王多尼固山額眞宗室羅託……爾等三路進兵，必須度量程途，約期並進，毋有參差，致有疏失。其一切進取機宜，凡事悉與經略洪承疇商酌。

曰「凡事」，曰「商酌」，意思均極明白，卽凡一切之事，均須受承疇之指揮而行。又前文順治九年間，清帝嘗令廣東之平南靖南兩王大兵，盡付之定遠大將軍敬謹親王調度節制，後來致有輿尸而歸之敗。獨於洪承疇，則又知人善任，特諭總統一切，可見其任之獨專，而知之獨眞矣。又讀順治十六年六月浙江總督趙國祚揭帖，則是承疇於五省之外，且又常常兼籌浙閩各省海防。揭曰：

職衙門舊存順治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准吏部咨爲敬陳閩海用兵機宜等事內開：據經略輔臣疏稱：廣信府分隸浙閩督臣節制，則兵將可以朝呼夕應，軍機無誤。其該府文武事宜各項，仍隸江南江西總督及江西巡撫專管料理。具覆，等因。奉有依議之旨。

是此時之清人，南北東西，莫不知有洪經略矣。有此洪經略，而南明亡。其後鄭成功南京之役，亦因湖廣滿洲大兵凱旋東下，使鄭氏遭受意外之夾擊，檢檔案內殘件之記載，謂：「水陸截殺，十數萬賊兵，頃刻俱登鬼籙。」且有「鄭成功存亡，亦未可知」之說。又云「此番重創，實稱異常危險。」凡此所云，可見江寧一役，爲鄭氏之致命傷。鄭氏因此一敗，遠遁海島，不能再言恢復矣❶。此又間接爲承疇之功也。所以清帝命承疇之辭曰：「遍察廷臣，惟爾克當斯任。」於是洪承疇乃爲清

❶ 鄭氏與洪氏亦不兩立。康熙十四年乙卯二月，鄭經入泉州，毀經略洪承疇祠，祀黃道周於內，又竄承疇侄士昌士恩於雞籠淡水，見臺灣外紀卷十八。

人立此內外一統之功。功成之日，未能與於五等列，「帶礪」之語，徒託虛言；反於洪氏死後之賜碑，掩沒其事實，曰：「隨滿洲大軍，進取雲貴。」承疇在地下有知，當作何感乎？然此猶未盡也，最難堪者，厥爲乾隆帝「洪承疇大節有虧」之上諭。其文曰：

> 國初，明季歸附諸臣，大節有虧，與范文程諸人，自當區別，因命國史館另立貳臣傳。惟事跡各異，淄澠必分。如洪承疇力屈俘降，律以有死無貳之義，不能爲諱。然其雖不克終於勝國，實能效忠於本朝。着國史館於洪承疇及應入貳臣傳諸人，詳加考覈，分爲甲乙二編，俾優者瑕瑜不掩，劣者斧鉞凜然。乾隆四十三年三月初一日兵部移會

崇禎聖旨曰：「洪承疇節烈彌篤」，而此則曰：「大節有虧」；且爲之特立貳臣傳，列洪承疇爲甲等焉。報效「清朝」，以「經略五省」「進取雲貴」之大功，結果如此。則漢奸亦可爲而不可爲也。嗚呼，「忍一刻卽千秋矣」，黃石齋之言，不其諦乎。